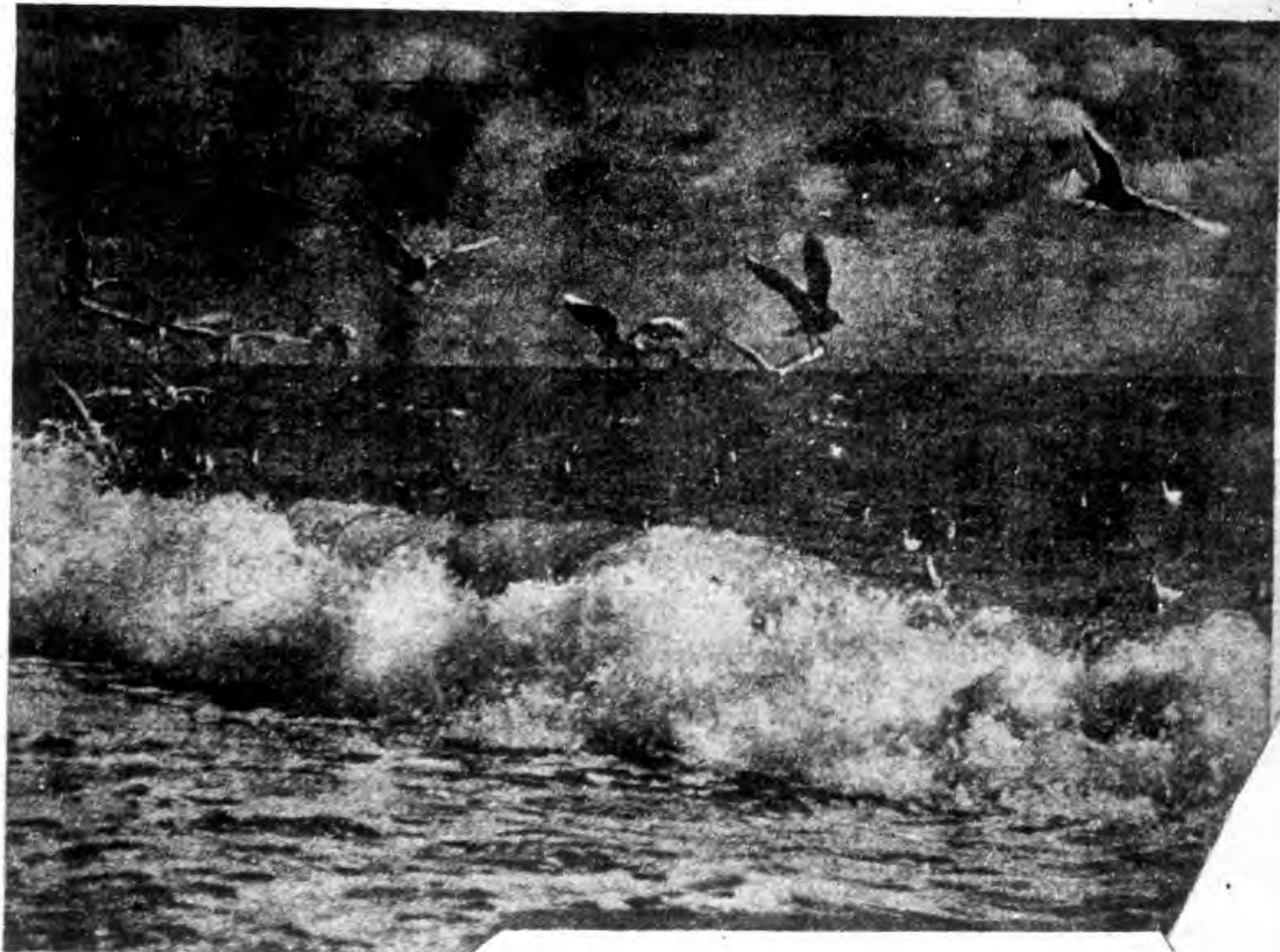


中華全史



期七第一卷四第



浪

那浪來得非常雄厚有力，就像前前後後無數的山，浮在水裏頭，在那裏亂動，一重又一重滾過來，後邊有甚麼東西推他似的，來勢極猛，然却是洶湧漂疾的樣子……

亞紀念特輯

特載

英美對華侵略的野心



羅邱的下場

國之所以歷受英美侵略主義者之宰割，馴至大好河山胥淪爲次殖民地之地位

推源窮本要以鴉片戰爭爲

嗜矢，此爲世人所熟知

者，而美國包藏禍心，假貌爲善，其給予中國民衆之荼毒，正亦不亞於狡英，甚且有過無不及也。



國中着涎睡的樣這是美英！哪看

對勝利，而彼英美兩國命運，時至今日，亦猶如風前殘燭幻滅在即，然吾人痛定思痛，今雖目睹東亞解放之大業行將完成，但追懷往事仍有不禁感慨繫之者在也，爰將英美對華之野心，徵諸史籍，綴成本文，用以作徵前毖後之資可耳。



日本的國力正如旭日東昇

一九二一年冬舉行之華盛頓會議，此開放主義，以濟其一往之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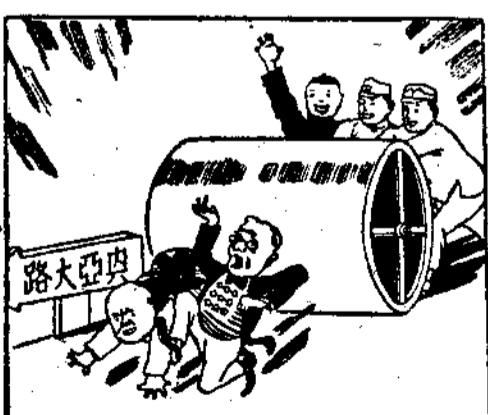
會議自表面看來，頗似對我有利，實則乃美國狡猾手段之充分暴露，因其所斤斤於以美國本身利益爲基礎的九國公約，揣其用意，實在希以防害日本友邦所努力建設新東亞之理想，同時更可藉擁護中國領土完整之美名，使其龐

溯自近一世紀以來我

經濟之壓迫，而中國對外所訂之不平等條約，亦當以此爲契機，嗣後美國亦不堪墨守爲了在遠東開拓商場與原料的供給如橡皮錫藤……等等，因之

無形中遂與英國明爭暗鬭起來，祇是英國先發制人在遠東已奠定了穩固基礎，非但對中國施其鐵鍊般的束縛，即美國在遠東亦難與之抗衡，於是迫不獲已，遂聲言對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用以牽掣英人的野心並爲自己預謀插足地步，當時我國一般人士對此，昧於就裡，竟對美國此種措施表示同情

而美國所以獲得中國之心，也是大半基於此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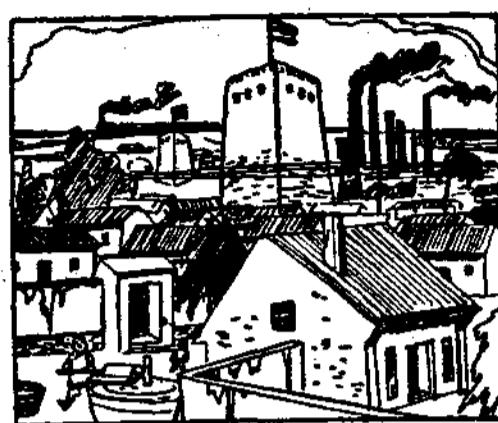


莫定了亞大路

大的經濟勢力，暢行無阻，觀此，我們可以窺知，美國之所以用種種動聽名詞而解中國政府與民衆者，實乃爲其個人利益設想，至最近十餘年來美國對中國之侵略行爲尤甚，即以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論，英美法各國幾乎操握世界上全部資源，並以凡爾塞條約爲護符，但時勢所趨，終難避免經濟恐慌之到來，自一九二九起，歐美各國幾皆爲失業群衆包圍，而美國遭受之恐慌亦不稍減，若干年來我友邦日本鑿於當前之國際危局，正爲我東亞民族奮然蹶起

以謀打倒彼英美侵略主義者之時機，故不惜一切犧牲，首先以建設東亞新

秩序爲目標以剿共滅蔣爲前提，而大舉義師，但是彼英美兩國惟恐日本友邦致力之興亞大業一旦完成，則彼輩將無立足之地，故一面聯絡蘇聯以抗德義盟邦，一面援蔣以圖延長對華



北華建設清肅進猛



聲一第的落沒權政慶重是念紀亞興

戰事，直至去年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爆發，英美即將假面具摘下，公然與友邦日本及全東亞人士爲敵，正面衝突，現在，經忠勇善戰之日軍，予以猛烈討伐，英美兩國已成喪家之犬，此後在中國以至在東亞在世界，亦將難以存在，是其過去種種野心，



羅鼠說：「好不了了，露頭出來！」

均被事實推翻，我們一面感謝忠勇無敵之友邦將士，一面更對東亞前途抱無限的快慰，至於英美對華侵略的具體事實，但凡我們打開中國近百年史，可以說是隨處都可以發現，總之，天助自助，我

追遠增產送之遠



興亞紀念週標語

慶祝興亞紀念，建設大東亞共榮圈。

慶祝興亞紀念，爭取大東亞戰爭勝利。

慶祝興亞紀念，澈底打倒英美。

東亞民族覺醒奮起，協力完成興亞大業。

日本國力鞏固充實，勝利業經確定。

努力鞏固華北治安，積極建設興亞基地。強化華北後方實力，達成解放東亞目的。英美勢力崩潰，興亞大業完成。

們爲了澈底粉碎英美的惡勢力，爲了早日實現共存共榮的東亞樂土，惟有及時努力與日本友邦共同邁進，藉以實行大東亞的解放。

夜之憂夢

葉 蒼

(一)

從外面走進屋來，冷覺的鼻子立刻碰到一股濃烈的藥味。這氣味是他最高興嗅到的，然而他却不能離開它。他必須仰賴着這種藥水擦抹頭髮，醫治他的禿頂。當給這奇異的藥味威脅着時，照例他走到鏡前，摩挲着即將禿下來的頭頂，同時，他又要分開兩唇對了鏡子，望望已經殘缺的牙齒。眉頭，便緊鎖起來。

「真糟糕，真糟糕！」他常常這麼自言自語：「牙，全爛掉了！頭髮，也只剩了這麼一點點！」隨即用兩手分別的摩挲着兩個鬢角：「怎麼好好的弄得這樣難看呢？」叨唸着轉頭望了望壁間懸着的自己年輕時代的照像。窗外路燈，閃著無彩的光芒，充其全力的照耀着淋落着細雨的大街，他感到有一種不快，便把視線轉送到遠處去。遠處是一條混濁的河流，蕩着沉悶波浪。他對這昏暗的街，沉滯的街與那混濁的河他會常常喟嘆着：「討厭，討厭！」然而，對這囂張雜亂的市聲，他還較比能夠忍受。無論怎樣，他倒是能在這裡睡過一夜呵。

近幾年，他幾乎是一具死屍，除了腦子不斷想想之外，正好像童話裡失去動轉機能的木偶。每天的晚夕，他只拖了沉笨的身軀，無精無神的在街上散散步，此外，每天裡無所事事。他每天所想的，也無非是自己的一些過往，而他的過往，也並沒有一個綺麗可憶的日子，那麼平凡，那麼沖淡，連一個最平凡的青年的過往都也不如。

所以他常這麼開着：「啊！空虛，空虛，過往，真是什麼可記憶的事都沒有一點喚。」

他却也淡漠的想得起那被拋過去的歲月，只有淒涼沉沉悒悒。平常私生活裡，他只有在街頭徜徉，連街道帶心情，都是一個味道的枯燥。他能想的，也只是些並不奇特的生活細事。

一天，哥哥偶然在街上瞧到他，便下了車子，走近他來，抓住他的肩頭，却是撫慰的說：「你瞧你，這一副寒窘的神氣，這樣可憐，孤苦，怎麼我總是替你感到鬱鬱悶悶的呢？」

他聽到這樣說法，他總是向着哥哥笑笑。——當時他不去體味哥哥的話。然而，直到現在，這種話却永遠留在他的腦子裡，深深的。

「怎麼任何人都要對我說這同樣的話呢？我何以要這樣，我怎就弄到這樣？我……自己都不明白自己？」他從來沒有得到過解答。於是，這問題始終在他腦裡是一個懸案。這正好有點相同於一個孤鼠，跌進一隻神秘的小洞裡。這鼠也一樣的落進他的腦子裡面。

(二)

這個時候，他正仰臥在牀上，無聊的噴吐着煙圈兒。與平常的星期日沒有什麼異樣，一邊靜着，一邊還在迷聽着禮拜堂裡散放出來的鐘聲。——直到這時，他還是沒有修理一下自己的蓬髮，泥面，與七參八差的鬚鬚。

猛地，一陣子頗為嘈亂而沉笨的聲音，衝進他的耳裡——那是什麼馬戲團的鼓號的雜奏。——搖擾着他的耳道。又是什麼傳道的嗎？又是……哼，一定，一定，他們又在街衢上，飽享着上帝的新鮮空氣而快慰，而鼓舞。他

深以為人們參與任何名義下的活動都不過是變相的享樂而已。

「莫非說，仰臥在牀上，也是一種變相的享樂？」他禁不住連想到本身，然而他立刻反駁着這種譏嘲：「不是，決不是，這正是爬向墓地的一種前奏曲。」

在今天，這個安息日的早上，會有一陣笑聲搖撼了他的聽覺。這陣子，笑，引得他失去自主的凝望着那骯髒的牆壁，那潮濕的屋角，那凌亂的珠網，驪離的一切一切。

由他迫促的呼吸中帶出一股股的啤酒的濃辣味，唇舌也帶了點苦澀，他想着：「啤酒這東西，一來就弄得唇舌苦澀……」隨即他牽連着想到他的叔父，那個嗜酒如命的傢伙，一到安息日的早上，他就在人前照例散放着苦辣的酒味與腥羶的汗臭。好像這種冥想已經映在自己的面前，漸漸展開，任意的讓它自己演變。看得那麼真切：一個爽朗晴和的禮拜天，也是早晨，他睡在叔父的旁邊的一張床上——就在祖母家中的一間小樓房裡。忽然被一陣笑聲驚破他的好夢，他仔細分辨，那却是一陣嬌細的女人笑聲。——三個漁家姑娘，圍在叔父的床邊，她們向叔父嬉笑着，玩鬧着。

彼時，他只有十九歲，他已經懂得了一些什麼，也已懂得年輕女人們的微笑與女人們的氣息。

「啊！那窗外的海鷗的叫聲，漫無涯際的碧海……唉！」彼時他真的很年輕呢！

百葉窗已經給誰拉了下來。他走近窗下，拉開了簾幕，但他並不完全拉開，却留了一寸左右的縫兒，用一隻眼向外探望……當他重新回到床邊，感到一種沉澱的苦悶，躺了下來不多時，他就驟然的踏進了空曠的漫無涯際的夢境，那麼不安不寧的。

是午夜時分了，細雨仍在淅瀝着，落在河床上，混濁的水流，成了麻面的人，連全身上也生了痘疹。他在河邊無聊蹣跚着，蹣跚着，時而有個巡夜的哨警出現在黑暗裡，一會兒又消逝在黑暗裡。他想瞧清楚些，却又找不到巡警的影子。但在他注意力完全癱瘓時，巡警突地又出現了，再向巡警注視時，

巡警又是很狡猾的閃離開他的視域。

他沒有目的蹤着，又下意識的叨唸些什麼，很像一個狂人。他的落在地上的步子，正好和雨點敲打着什麼東西，有拍節，有韻味，也有點旋律似的。可是單調而沒有變化的。

在這濛濛細雨中的人行道上，不時出現着一個一個的少女的影踪，走近了他，更走近了他，似乎是想尋找一個人，就是他。然而當她們湊到他的面前，等她們瞧到他並不是她們所要尋找的人，她們便都是踉蹌着擦過了他的身邊，閃進了黑暗的夜裡。

「怎麼會有這許多呀？究竟還有多少？」他後悔剛才忘了給她們計算一下。他這麼想着，依舊無意無識的蹤着，向前面去了。

「呵！我現在的這種歲月正像我的步子，沒有去處，也沒有動機……可是她們，她們却仍是很多……很多……」想到她們很多，他總不禁起一陣子寒慄。「人之一生，要有一個固定的終點好些呢？還是糊塗來了又糊塗的死了好？」他考問着自己。

「哼，還是去吧。睡在床上，還不等於死去！可是睡，比較死去總還好些。」得到了答案，但他仍在戰顫着。

茫然向混濁的河流望了望，又望了望河心的亂雜在一起的木筏。只一瞬，便又失去視線的跡腳點。

(四)

「莫非說，我就該和一隻小船一般的被人奴隸着，沒有生望，沒有自立，給自然歲月毀滅着我，磨滅着我，讓我自己腐蝕，朽爛，一直到變成了細屑……」

「一切，一切……還不是一樣的路數？只有睡，睡是最崇高的，還有每個禮拜天的早上，那能空蕩蕩的感覺，濃烈的酒味，總是比較空腐蝕，空自磨滅或死去好得多，好得多！」……

忽然有一個女人挺直了身形從黑暗的重圍裡，悄悄移動出來，操着生澀的口語和他完談。他一直驚異着她的語調凝望着她。她尖細着喉嚨越來越逼近了他。但她並不相同於別的女人。別的女人都是扁身魚似的，悄沒聲的來到了，又悄沒聲的消逝過去。她的身形死板板的擺在他的面前使他真切的瞧到她的身上脚下。

可是她並不會盯着他的面孔，她只在急切而促的向他問話，她是想從他口中探問出「向司太爾去的道路應該怎樣走。」他漸漸沉下心氣去，同時他多少却在納罕：世界上居然有着這麼一個女人，半夜三更，到河邊上來，完全是爲了某一種目的而來。他奇怪極了。

突地，不知他感覺到了什麼，竟這麼想着：「我的上帝：是……的，我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他什麼都想了起來，同時他又想到了一些出嫁後變得尊貴而豪闊的姊妹們。不錯，她們都已經有了相當的歸宿，而且都離開他很遠，很遠，怎可是他自己，却還在深夜，黑暗中，河邊上流浪，流浪……可憐的窘相。

能比擬着同胞的姊妹們。

「啊！不能這樣啊！」他忽然又覺悟過來：「人家還在等待着自己的話呢！」……他想竭盡本能集中了散漫的想念。

「您……問我……司太爾嗎？司太爾在……讓我靜靜想一想，是的，司

太爾就在蘇蘭吧？不是司太爾……司太爾嗎？」

「呵，司太爾究竟在那裡呢？」他像自己在搗鬼，他想說得更詳細，更完全些，同時他又瞥一下對方。他看她的神態倒是很誠摯，但她並不逼視着他，而是把視線注在了河心上的駁船桅桿上。由於許多的回想和過去的零碎經驗，他很了解這種板滯的眼光。

然而，他自己却責罵着自己：「我，我怎麼能知道司太爾呢！」

「一個人那能什麼全知道呢！是的！一個人不能夠完全知道。不過……又有了一個懷疑的念頭擁了上來，『邏輯的理論？』他迴想，『……可是，我有什麼憑證？……有一個，難道他不漂亮嗎？』他向這個呆板森冷的

女人望着，望着她那異味的臉頰和她的一頭美髮，那……

「她在自己身邊呢……」他忽然不安起來，同時藉了黑暗的遮蓋偷看了她一眼，她，還是靜默在那兒，一聲不響，他端想着她心理上的變化。

「她哭了，她一定是哭了，是的……」他的心情馬上變得冷酷了許多，「哭了，在河岸上，夜的河岸上，抹了胭脂的臉頰，哭，滴下了淚水，在夜裡，黑夜裏……」無盡頭的想下去。

「呵！她問我司太爾呢！」他忽又書歸正傳的想到本題：「可是，她，她爲甚麼一定要問司太爾呢，爲甚麼？」

「呵！一定了，司太爾一定是她的誕生地。難過那不是我的誕生地嗎？爲甚麼不是呢！……她知道這些嗎？我該告訴她，可是，她是外國人，她的話都說得不流利，我們的說明，她能完全了解嗎？我……怎麼說呢……還是不說吧，這不是什麼要緊的事……」

「這倒是很有意思的事——原來我也誕生在司太爾！」忽然有一種奇異的低語聲在他耳邊——也許是在他心頭響着。這，無異是一種鼓勵。

夜，永遠是悠長漫遠的。是的，夜是漫漫而悠悠的，它並不爲各色人類的生存與生活以爲一切的生命，更不懂得有什麼時間與空間，它並不爲繁瑣的事件所擾亂着。

忽然，他又是一陣子戰顫。他和一般的憂鬱病患者一樣，平時的服裝總是厚厚的，可是仍舊怕風的尖涼，風的犀利。就連突來的一個刺激也禁不得，這是說憂鬱病患者和他一樣，都是神經脆弱的，戰顫也是最平常的事。這一次的戰慄，莫非是因了惶懼嗎？還是爲了這個女人生了一頭美髮？或者是受了她淚痕的折磨而感動？關於這連他自己恐怕都沒有具體的回答。

「司太爾，司太爾……」他自言自語的叨着。他的整個魂靈幾乎完全被繫在這「司太爾」上面了。「爲甚麼司太爾是……只有上帝會說出「司太爾爲甚麼」。

「太太！」他運轉着不大流利而極拙笨的舊式呆板的外國話（她懂得的話）對她說。——這稱呼還是許久許久以前他在大學寒窗下屏聲苦讀時學來的。

「太太，司太爾在那一方面……」他茫然指着黑暗的遠處，不能肯定的搖搖著伸出的手指。

她却極驚訝的望着他。沒有回一句話，也沒什麼表示，只想再聽下去。
「司太爾要轉過那麼彎兒才……我……我以前還常在那邊住着呢！」忽然心中湧起一陣子苦惱，這苦惱控制着他的整部意識，同時他重又盯一下那副熟摯的面孔，「您要到司太爾？啊，我倒知道：到那兒去，必須在維多利碼頭登第六號汽輪。一會兒，一會兒我可以負責領您去，是的，我願意陪您去，一同去……」

她忽地機敏地猛轉身形，光景很像一隻小駁船，被河流的波浪激盪了，而不由自主的搖動了一下。

「我，我過去就在那兒住過。我的母親……我的上帝！那時，有一個狠毒的女人，她，那就是爲甚麼我……」

「現在，我已經老了。」他很神氣的說：「我已經是四十五歲的人，您試着想想看……呵，您現在想喝一點啤酒不？這附近就有一家酒館，不過那是另一家夜宵俱樂部……」緊接着，他就是一大段背誦：什麼神秘的知識，粉色的新聞，重重的黑暗，耽於酒與色的糜亂生活……

這時，她依舊呆板的立在他的身邊，不發一語，靜靜對着他。
這個臨時的伴侶不知有怎樣的魔力，魔力也不知是生長在身上還是另有所在，他竟會逗起他的興致，這種興致在他已經被壓制了許久，從來找不到一個人作他發洩的對象。他現在不時感到一點冒昧，「我怎會這麼放肆而不加思考的笑罵着一些事實，而且她又是一個頗爲陌生的人，陌生的女性。他想探求到這個原理，但他又不願過求甚解，也不願再思慮下去而非找到這個原理不可。

「呵！可以了，止於此吧，已經談得不少了，什麼深夜，什麼夜之河畔什麼碼頭，什麼……嘴唇上的胭脂，女人的一切，你的一切，足夠發洩的了，還幹什麼非要陪她去不可，陪她去喝啤酒，陪她上汽輪，找到司太爾，很像一直的接着對她暢快的發洩！這是甚麼道理，這叫甚麼呢？」

他幾乎想親領她去見見他過去所見到的事物以及他所認識過的女人們。他從來是不想和某一個女人重逢。見過一次，他以爲就足夠了。「錢，她所最親切最需要的只是錢！」他突地暴躁着神氣，握緊了拳頭，「是的，錢，就是錢……」那個女人猛不防被嚇了一下，緊跟着有一種類乎防衛而想逃避的動作。當他忽又驚訝地抬起頭來——就彷彿忽然聽到了什麼奇異的聲音，其實他忽然想起了什麼——她就又恢復了原有的安詳。

他們被此收復了方才的沉靜，她操着不整齊不規矩的國語對他說：「水，喝水，你我各人喝點水好嗎，先生？」

「水？啊！這裡簡直沒有人喜歡喝水。這裡只有酒，咖啡，水好像是牛馬的專有品。離這裡不遠，倒有一爿咖啡座，可是那兒的杯子都是很骯髒的，你可懂得我的話，太太？是的，他們都是下流胚

下流胚！」

(六)

轉天，一清早，他起來就修飾自己的臉頰，一邊在腮旁划動着剃刀，一邊他自言自語：「盼望上帝嘉護她，保佑她，給她安全！」他的淚水竟會像泉一樣向眶外湧出：「上帝給她安全，保護着她！」他想起她來，她的什麼都給他想了起來。彷彿，在淚影的朦朧中，他又瞧見她那掛滿眼淚的兩隻水眼。是的，他完全想起她來。

「可是，那是甚麼時候呀？好像，好像許久許久以前，許久……」那個時候，他的心緒較起現在一定慰安得多，他能在她身邊，他能看得見她，她能把耳朵交給他，甚至一切都屬於他，可是他並不會對她有什麼不軌的願望，他並不想得到她。至於其他的一切一切，那就愛如何就如何，任環境與事實之演變與擺置，他也並沒甚麼空頭想像與希望。

她是已經覺悟而了解了一切，她更想到了他心中所蘊藏着的沒被掘發出的寶藏。
然而，他還能夠忘記她的。——她將漸漸的變得老醜，漸漸的逼近暮年。甚至更會變得心腸和鐵石一樣，心腸硬化時，再也不會流出淚水來。「是的，到那時，她已經沒了淚水可流了。哦！」他立刻給一種堅信敲擊着她：不，上帝！她是不會變得那麼老醜的，她不能老下去……她……「他忘記了自己是在修理着面頰，他不記得手裡還有一只剃刀。剃刀順遂了他的暴躁也暴躁的割入了他的唇邊上的腮際，一股鮮血從張開的傷口逃了出來，濕濕的血液喚醒了她的直覺，他手中的剃刀已停止了划動，可是她的腦子並沒有停止了思想：「她不能變老，不能……」他好像沒有痛苦，那小小的傷口似乎並不算什麼。

(七)

幾天過去以後，他家的女僕來修理他的屋子，她敲了敲門，得不到答應她以爲他睡去了，她溫婉客氣的喚着他的尊稱，一樣得不到他的回聲。她以爲他並沒有在屋裡，便找到一把合適的鑰匙把門開了，走了進去。
她很驚怕，幾乎喊了起來。原來，他並沒有外出，而是僵直的躺在床上，可是床上只有他一個。
她只聽他說——好像就是對她（女僕自己）說，但聲音的微細，又像在秘密耳語：「她已經走了，她走了，她已經……」她聽到這怪肉麻怪奇異的聲調，有些將翻胃將嘔吐似的，恨不得即刻退避出去，洗滌自己的耳朵。
「呵，呵！她走了，她真的走了，但是她却不會把我內心所存留的同時攜帶了去，她還是將她的『美』遺留下來。上帝！她的眼睛那麼媚，她的頭髮那麼美，她的嘴……呃，她將會變得老醜呢。」
她去了，已經去了，永遠永遠我再不能見到她了。上帝！我是多麼卑鄙呢！……可是我永遠不會忘記了她，見不到她，我却記得住她，她的臉，她的頭髮，她的眼，……她的眼淚，她的，……眼淚，眼淚！」

旅行

紀 律

——使你時時處處會感到恍恍而又親切的印象，
一草一木也會引得你淡漠而又渺茫地關心。

有益的修養，除了時常在靜的境界之中洗滌心靈之外，更好的就是旅行，單個人的漫遊的旅行。

旅行的益處，不止於多聞，增加人的智慧，同時各種新的事物，和新的境界的接觸，在短時期之中得多種不同的生活內容最能活潑人的天機，吸收新的生命質素，但最好是不要人多，團體的旅行，比在學校，上講堂還更拘束人，而且人數一多，空氣依然充滿了社會生活的成分，沒有許多逍遙沉思和對於新環境詳細觀察體驗的功夫，仍然嘗不到旅行的特殊意味的。合乎理想的旅行是獨自一人漫無目的地閒遊着，這樣不但心情，永遠保持着鎮靜純粹的狀態，可以盡量領略周圍的一切新印象所給予內心的反應，對於精神的滋養充分得多，再是唯有孤寂境地，才能強烈地感到陌生的包圍與刺激，一種純乎新穎的氛圍清晰而深刻地留在記憶中，成為不可磨滅的生命痕迹，那該是多麼有意味的事呢？如果不能不要旅伴時，頂多也不過一二人，再多了是毫無好處的，而且合適的旅伴，必須是忘形的朋友才好，這種理由，一時也說不清度過旅行生活的人，我想一定會知道的吧。

旅行也是一種靜，是生活的解脫內心活動的境界，與孤寂的屋子裡的生活沒有兩樣，雖然身子在不停止的移挪行走，但在生活的意義上却是休息，並不是工作，可是，雖然是休息，却又含有前進的積極性質，好像在採取新的滋養去補償生活的缺陷，精神的感覺只是輕鬆的解收而不是抑鬱的懈怠，身子雖在一刻一日不停地動作奔忙着，也只是在自我的意志之下作着生活欣賞與滿足，決不是受了工作的驅使或事件的逼迫而然，一種悠然的生活情調，完全任憑了興致而安閒地豐富的新穎的神祕的途中進行，使你時時處處會感到恍惚而又親切的印象，有時一草一木也會引得你淡漠而又渺茫地關

心。由於一切新的暗示，令人陶醉在生命的另一境界裡，忘了所有的疲勞與不滿，失去了人世的各種污穢與劣跡，這樣，對於一個人的生活的糾正和心理的崇高以及氣度性質的補救，有着不可計算的效力。

所以，旅行不止對人有益，而且更是一種可愛的生活方式，不過這種旅行爲目的的真正的旅行，必須有經驗上和時間上的充分的條件，大多數的人們爲了生計的支持已然吃力，那裡又能談到這上面？普通的旅行，往往是受了職業的限制或事情的要求而被動地向固定的目的地前去，同時又有時間的制，決不許你從容，因了過度的勞頓與心理上的不很坦然，會使人覺得更不舒服，這便不是解放而反是生活桎梏的枷鎖了，因此，普通人只是在爲生活而奔波，決想不到旅行兩個字，火車上輪船上雖然擠滿了客人，但又有幾個坦然的呢？

然而，事實雖是這樣，我們却不可完全如此去想，爲了生計職業而舟船勞頓，誠然是一種奔波，但就生活境地的移易與新的氛圍的接觸而論，和旅行的內容又毫無差異；所不同的，只是心理的反應而已，如果一心一意注在生計職業以及未來的種種顧慮之上，自然感到疲倦，感到一種被逼迫的生活之苦悶，反之，如能把心思提出於現實生活以外，像平常利用生活餘暇而靜默的情形一樣，正不妨利用這生活境地轉換的空兒，放開了心去欣賞一切的新感受，從此一職業或工作過渡到彼一職業或工作，永遠是機械式的生活固是無法逃避，但從一熟悉而乏味的環境中轉入另一陌生新穎的環境去，輪機軋軋車舟一步一步拖着你進入另一新的生命之途，也未嘗不是耐人尋味的吧？新的事物，新的氣息，一切都是陌生的環境；真令人想不出自己的生活將要變成何種樣子，這也未嘗不是可愛的生命之謎吧？在草草勞生之中。這樣才能享一點旅行的情趣，是普通人不可輕視與忽略的！

七月詩選

巴格達·毅子

透亮的銀河

巴格達

在沒有月亮的夜裏

透亮的銀河橫籠着黑壓壓的大地上的高阜

高阜的週遭閃爍着微明的爝火

和高速度跳躍的提上喉頭的人心

爝火光裏晃動着幾個高大的影子

影子的實體是堅實的年青人

紫色的臉紫色的胸膛，手裏的鐵銑和明亮的眼
要用自身的力來編綁銀河的泛濫

凝住着破罐的「廣！廣……」有人類野性的呼喊

有一聲「人類末日」的憂悶沉落到心的深淵

求活的意念一直蕩漾在腦際——天意嗎？堅強的還是人力

却也有人夢想諾亞方舟的淵底

這一夜孩子們做着浪漫的懷想

銀河馳向太空裏愈高愈遠

他們坐在水缸裏漂蕩似岳鵬舉在他的幼年

每一個響聲捎來一驚悸

人的心隨着波流哐啷漂漾了

經驗刻嵌到臉上的人從旱煙管上吐絮青煙的嘆息

龍爺翻身，數呀數

人能築五尺高却有一丈的底

(心的角落裏却也熱望借重小夥子的腕力)

腆着青蛙的白色大肚皮的紳士們

笨重的移動着身軀，二叔三大爺的說這指那
——帶着你的好計謀，走開

災難已然茂實々開花，再用不到你們的灌溉

銀河掉角，要褲要襪

紫色的胸膛滴流着光耀的水珠
——夥伴，扳動你的好機關

你的胳膊是一支撐着高阜的檣桿

燐火的熊羆被人的呵氣愈冲愈淡
聽，哪兒在引吭高歌着黎明

黎明？黎明須在使盡了我們的腕力之後

燐火的熊羆被人的呵氣愈冲愈淡

站在喧囂的織機旁
她開動着，看視着，接聯着
感懷着自己的命運恰同蠶姊

織着，織着，到終了引出了她的生命之絲
混雜着怨憤與太息
根根線絲成捲々布疋

織 布 女

巴 格 達

噩夢是一個怪異的惡獸

心跳着，氣喘着，由它渴血的眼緊緊逼瞰

大漠塵沙中不水草豐澤一

她的夢中也有通到白雲的虹橋

但那是如何遙遠，遙遠啊

正像想望中的迦南

她是命運女神的一匹小馬

却邁着老馬的漫漫長步

她從不怨天說一聲厭煩

她也不羨慕幸福女兒的幸福

如今，主人的吆喝來了！嗚嗚的汽笛

她翻身坐起，早熟識了命運裏的鞭影

雖是路旁的野菊吧，也分享

藍空星子的清輝，高遠的長風和驕陽

路上同伴的說笑却和她滿無緣

她滿心意的惦念是無依的老母，幼妹

這生活擔子本不該着她挑

她的心田有如荒原樣的寂寥了

恨

古老的韻

在黑手杖上顫响

古琴在月夜聲斷

微光在庭前老槐暝目時消失了

落在這般的日子裏

世間再天知我

拔鋒劍

斬碎難成詩篇

落寞的人狂怒了

在摔碎了的細屑上覓尋佳句

那里有我的平仄

蔽

子

李蘭

那蒼翠的柏，奇出的峰，羊腸的小路，還有潺潺的溪水。

羊腸的小路；使我走上清潔的目的地。潺潺的溪水的柏；可以遮住我的身，使我不受任何的侵害。

我願意走到，縱在天涯海角，我必須努力尋到。

晚上有月亮出來了，曠闊的一望無際。坐在土石的上，有蒼翠的柏遮着我，我怡心會神的坐在那，聽着那潺潺的水聲，我可以發洩着人生所飽受的魔難！

我忘却了父嚴母愛，家庭糾紛，社會冷眼，朋友遠

海也闊了，天也空了，心該多麼的通暢！挺直了腰，使憂鬱的散得無影無踪！

這才是鄉國。我不再忍受社會朋友永遠的冷眼！欣然去賞那曠闊的月，老靜壯的樹，一切！我將永遠的忘却了一切！

的境地，我沒有家庭的朋友

的月，老

靜壯的樹，一切！我將永遠的忘却了一切！

前 路

祝 生

老 人

花 零 落

老人雖是走了那般長久的日子了，但是他那老邁龍鍾的姿態，而且，還有很多的時候他來在我底幻覺裏擦聲談笑呢。

在我心中，他是一位可憐的老人，中年時喪了妻子，無兒子，所有的祇是他四十歲後一天天挨過的悲哀的日子了，我想着「幸福」二字在老人眼中該會視如兩枚銅針吧，他喜愛孩子，貓，花，舊書，古琴，還嗜好在月下散步，雨天裏飲酒……他常撫摩着我底頭髮說着：「架上的舊書，和古琴是我的伴侶，阿咪（他底花貓），窗外的花還有你，都是我親愛的兒女，好孩子，你想——」他的話每止於此，下面便是一個深沉沉的太息，或是垂首片刻，像在回憶着，冥思着什麼。

一次，他說着竟哽咽了，雖然不會有淚酒襟，但我意識到那非自然的沉默，一定比着別人嘆息痛哭還要難過的吧。他底家便在我的前院南隅的一間房內，我們每天同走着一個大門，會有五年悠長的時間，在此期內也就是我與他從生疏者經過鄰老人教琴師，而變成稱他金老伯的階段。在老人甫搬來時，從他與父親談話中，雖已很使我覺得他底風度非凡了，但終因自家年歲與之懸殊，不怎願和他接近，然而流水時光踏着整齊的步子一天天地消逝着，無形中却一變前態，使我有很多的時光消磨在老人的房中了。尚記得六月風吹石榴在開滿地紅時，每值晚飯罷，夜有涼意，我和另外幾個孩子，各人手執蒲團小扇，與老人散坐簾邊納涼，他隨一壁飲茶，一壁尋些動聽的故事講給大家，或是背誦些即景的詩句，神往時，每聞柝聲三擊始悟夜半了，直至頭髮落在枕上時，還戀戀回味老人所說的

夕陽沉入了渺茫的地平線下，大地上罩了一薄薄的陰翳，夜之神的雙翼漸漸掩蓋了整個的大地，荒涼的野外加倍荒涼了。遠處是模糊的一片，沒有月色，也沒有一星光，夜是多麼寂靜啊！幾乎再聽不見一點聲息，除了兩聲烏鵲的鳴聲，和腳踏着亂草的聲音，及我和盈的心靈已充滿了焦急和恐怖。

風向我們襲來，它吹得樹上的葉子沙沙的作響，草嗖嗖的在悲嘯，滿地都是荊棘，像一隻枯乾的魔鬼的手，在不住的牽我們的衣角，脚下高低不平，走着崎嶇的道路，幾次踏着了圓圓的石子幾乎跌倒了！我怯弱的心靈已充滿了焦急和恐怖。

我們是迷路了，這崎嶇的山路何處是盡頭？盈緊緊的拉住我，我觀察出她那雙冰冰的手是在不停的顫抖，急促的呼吸，十分表現出她的恐怖，我緊張的心絃在跳動，我最後想出了一句鼓勵她的話：「盈！振作起來！不要怕！」

貓頭鷹在最高的樹枝上發出了帶譎意的笑聲，我打了一個寒戰，毛孔都張開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怎能屏除了恐怖呢？盈瑟縮的靠近了我，輕輕的說：「我這樣說，但是我的聲音戰抖得很厲害。」

我覺得天空像一隻黑色的巨爪，要向我們頭頂上抓

故事。

那是一個落雨之後，我踏着院裏水覆的甬道，欲想和老人溫習溫習昨天他教給我的那半支調子，當我用手輕輕地推開老人的房門，見他正雙臂放在案上，頭伏於臂間，有微鼾聲，我知道他倦睡了，另外有一支燃已過半的紅燭和一個玻璃瓶子同置案角，我又看看靠牆的一張床，架上零亂的舊書，壁上搖盪的燭的光影。竟悄悄退出了，沒有驚動他，至今依常在青燈之夜使我會想起那一幕，而且，永遠有幾個字也在同時想起：「一屋寂寞，孤燈影瘦，白髮暮年的一個夜呀！」

是落葉的季節，一個清晨，我散步至後院，那裏有幾株樹，地上野草叢叢，平時家人都不常到，當我底視線落在約有丈外的那株老槐樹下時，立刻驚訝了，只見老人跪在那裏，手合於胸際，頭昂向長空，口中還念念有詞，我想他是虔誠的做聖潔之祈禱，又未敢走近他，回自家庭房去了。但是那天日將墜時，我又散步到後院，雖沒看見老人，却在早晨他跪過的那處發現一堆新土，和一塊小方木牌，上寫：「亡子阿咪之墓」，一陣風過，無數黃葉辭枝，我想哭，但似淚泉已枯，祇不自主的默拾黃葉幾片，將那小墳蓋上了。以後，後院也就沒有我的足跡了。

近年來作客異鄉，奔波於征途，歸去時，父親告訴我前院那位老人便在我走後的三個月亦離去了，我暗暗計算一下，到今已是老人五年毫無訊息了，讓歲月祝福着他吧！如今，寂寞時，我把手指撥弄在古琴絃上，一曲奏罷，彷彿面前有位白髮人撫鬢向我笑謂：「這支很好，可以學另個新的了。」但至此，我又每抒出一個比哭泣更悲哀的消息。

下，樹像一個個的山魈，阻住我們的去路，啊！我們在

禱告，在這緊張的空氣中，寒冷，黑暗，恐怖，包围了我們，我們互相偎倚着，互相安慰着，努力的前進，等待着光明，但是草叢中動物的奔跑，草颶颶的作響，使我們更加恐怖，寒冷，更顯得黑暗，荒涼了。

越過了重重險峻的山嶺，穿過了層層黑暗的樹林，抱着無窮的希望，但是每次，都使我們發出了絕望的叫聲。

我們走遍天涯，沒有一絲光明，突然，在遠處渺茫的黑暗裡，有一點燈火在搖動，我們驚喜得叫起來，我們互相擁抱着，慶幸着，我低聲喚着：「終於有這一星燈火給我們找到了，我們要朝着它走，要闖殺，要果敢，用理智去克服一切，我們有了光明，無論什麼，也不能阻住我們的進路！」

煙台花零落君：

本刊投稿絕對公開，各欄所需稿件，即如所刊之稿一目了然，並未專印稿約，大作請源源賜下！

編者

美利時最新出品 家傳戶用人人手一枝 半價十天

當機立斷切勿錯過半價

特種派拉蒙毛筆每枝半價九角
甲種派拉蒙毛筆每枝半價六角
特種派拉蒙毛筆每枝半價三

錯過機會實在



廉唯精唯·倫群步獨

毛改筆良

新型派拉蒙每枝十五元
特種派拉蒙每枝九元
甲種派拉蒙每枝七元
乙種派拉蒙每枝四元
派拉蒙奇異墨水每枝八角

天津法界馬家口通順棧內

天津日租界旭街北首路東

立給保單

北京分行

東珠市口聚隆店內

西單報子街西單飯店內

美利時

總

行

↑光和影籠罩下的苦沒湖

←苦沒湖畔幽靜的別墅



永遠微笑著的南歐暖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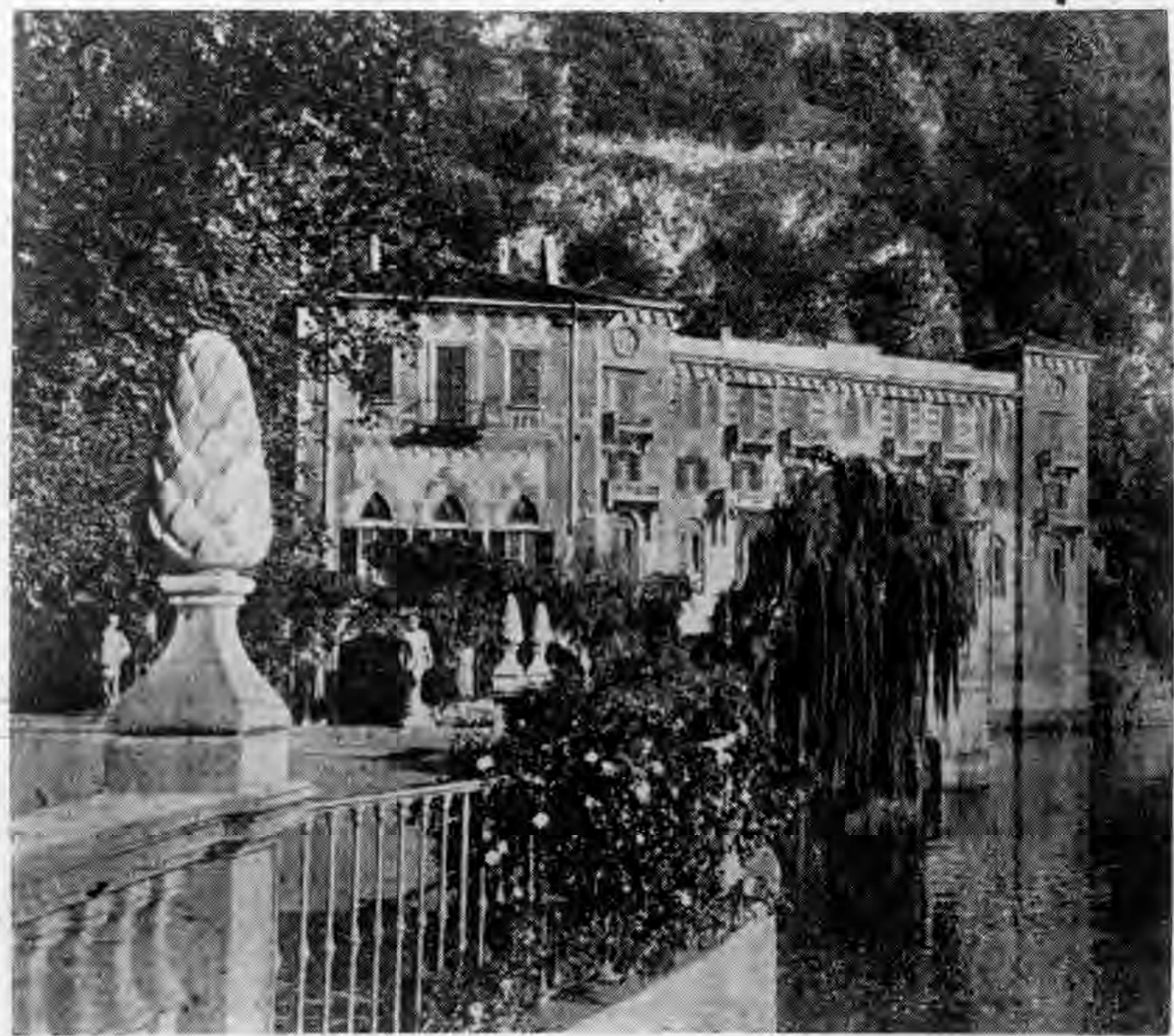
便輕輕拂過這由自然造成的大美麗湖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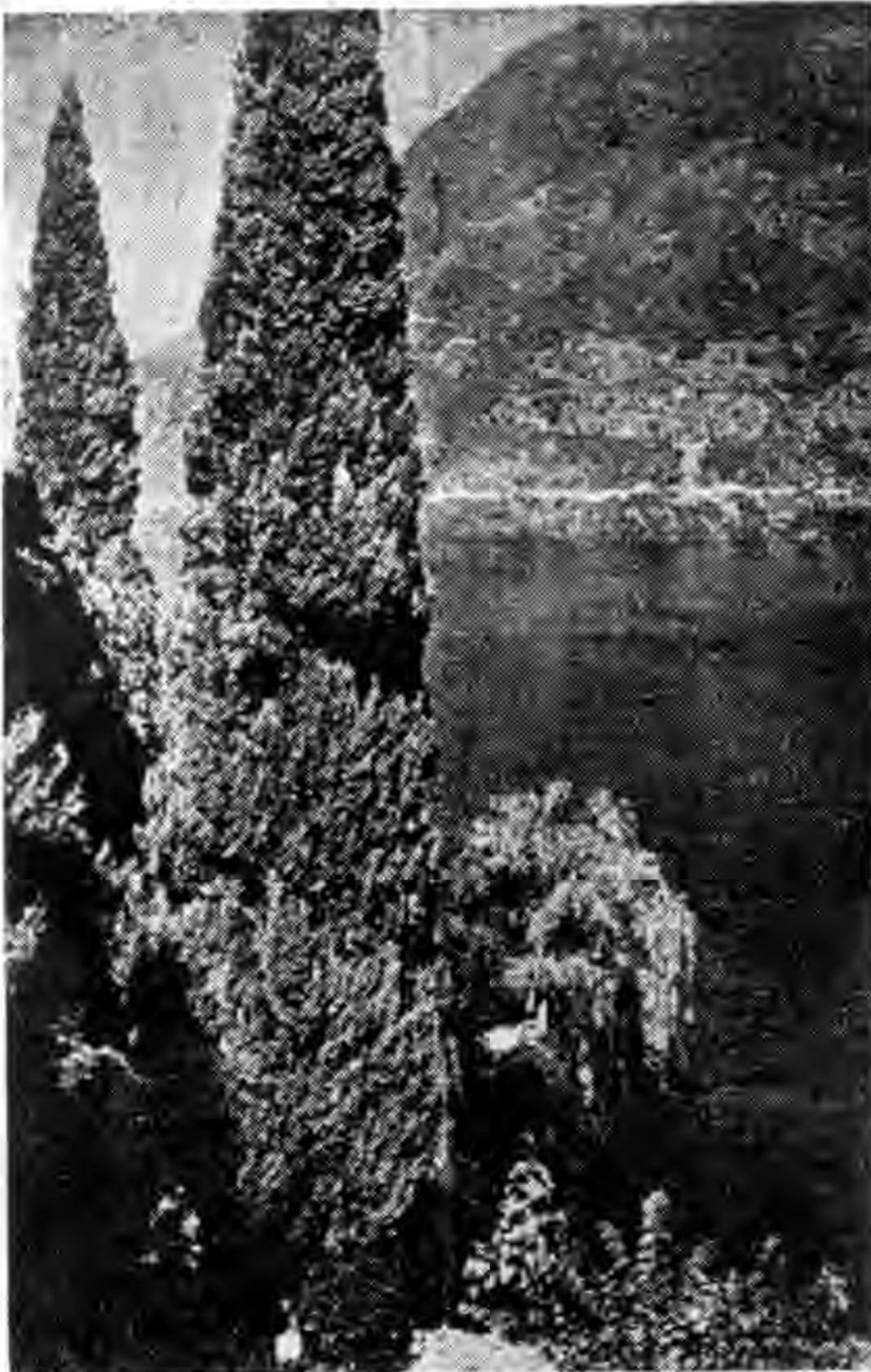
苦沒湖的奇景

在意大利三個有名的湖裡，苦沒（Como）湖是最小的一個，可是，也正是最美麗的一個，其間，有著漂亮的別墅，愉快的村莊，圍繞在微風吹動着的綠色湖畔裡，自然就映出一幅又一幅美的畫面，背後蜿蜒着雪山，美幻的奇景，誰想得到是塵世中所有的呢！

苦沒湖以卡丹娜比亞地方為中心，向北到克利克，向西南伸至苦沒，向東南一直到列克，成為三面突出的形勢，永遠微笑著的南歐暖風，便輕輕拂過這由自然造成的最美麗的湖景。

苦沒，是這個湖沼最主要的一個城市，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蔬菜城，特產是古來便享名的絲菜，城中羅馬教堂是意大利最美麗的教堂之一，十世紀的教堂，古塔，都是一直保留至今的古建築，為紀念大物理學家阿





當你乘船遊在苦沒湖裡的時候，到處可以看見這樣使人愉快心情的奇景。



隨時都有船隻停泊在苦沒湖畔



利山多弗他 (Luisa Vella) 的一座新古典型建築，裡面藏珍貴科學、圖籍以及其他發明物，這苦沒湖的科學集粹，實在是遊覽苦沒湖的旅客所不能忽略的事。

從苦沒出發開始沿湖旅行，有兩種捷便的方法，一種是利用水路，坐汽船，一種是利用陸路，坐火車，或汽車。

走出了環境優美的苦沒，最先便到却魯比奧，這裡，最出名的是，有一處十六世紀以來的別墅，名叫 *Casa di S. Giacomo*，參雜在許多新時代的別墅中，實在另一番風趣，旅行來的人們，多能因此古老的別墅，而引起深遠的懷古之感。

順却魯比奧北上，湖的兩岸，都是翠不盡的綠色，幾個小小的村莊，深入其中，是消磨假期最好的地方，其中在多諸村中的 *S. Giorgio* 別墅，是因為拿破崙，與羅西尼 (Rossini) 名作曲家曾在這裡居留過而一直被一般人重視到現在。

苦沒湖中心城市卡丹娜比亞，也有很多的別墅，尤其卡羅他的別墅，是十八世紀的遺物，裡面藏有古來珍貴美術名作。現在已由意大利政府直轄，遊覽優美的湖境之餘，再得機會一賞藝術結晶，實在是旅行苦沒湖的人一大美福啊！

苦沒湖雖小，所以形成意大利最美麗的湖沼其原故當然是自然構成牠奇異的形勢，湖境之內，更多高山，如比斯比牛山，聖波比茂山，都有拔地五六千呎高的山峯，一到黃昏，雲繞其間，映湖水的平靜，如湖畔的紅綠，是美景，亦嘆奇景。

湖的東南端，直到列克，這個城鎮比起苦沒要小得多，也沒有如此重要，但是，牠有一個特點，那便是苦沒湖境內的商業中心。

夫婦之道



請你不要擔負了破壞夫婦的感情的罪名，
請你留意自己的行徑的不慎。下面是你的參考

希望讀後對自己省察一

遍，有否衝突這幾個條件的地方。

(一) 青年男女結婚後，便自以爲一切都已成功，於是在戀愛時期所有的恭維，溫柔，體貼，慇懃，完全變了面貌，甚至個人本性的劣跡惡行，都盡量洩露出來。我們應該記取西哲名言中的一句話：「破壞夫婦愛情的，沒有別的甚麼，而只是女人早晨的第一隻面孔。」

(二) 夫婦是永久的伴侶，並不像父母子女那樣有分別有離開的一天，自生到死，由始至終，各人應有「我即是她她即是我」的想頭。

(三) 猜忌是愛情上最大的障礙，猜忌多是心理上的病態，由於一個猜疑，可以引起最大的誤會，夫婦間最該彼此信任而不能相互瞞隱，因爲這樣作是避免彼此猜忌的主要路線。

(四) 夫婦感情破裂多由

思想，學問等的不一致，有時由貧富及出身而發生鄙視，這該是愛情上的絕大刺激，懂得製造美滿家庭的丈夫與太太們，很少不是彼此尊重而愛戴如一的。

(張冷珠)



兒童自己的世界

兒童，應該有兒童自己的世界，不能叫兒童與成人在一起廝混，有許多俗不可耐及成人難於避免的生活，是不該傳染給兒童們的，因此，在每個家庭裡，都應該給兒童特開一間

「兒童室」。

兒童室是兒童們遊戲，休息，讀書的屋子，同時也是兒童寢室，外來小朋友的應接室。兒童本來可與大人們共同生活的，爲什麼要特別開闢一間屋子來給他們生活呢？



杜小傑

(贈明)

這是因爲現在的人間是充滿險詐，虛偽，不自然，不天真，爲了要保持住兒童們那偉大的天真爛漫的人性，不受這惡劣環境的渲染，故到了他們能獨自生活，而不必再和大人們在一起的時候，便要在可能的範圍內爲他們另闢一室作爲他們自己的世界。在身心發育最旺盛的幼年時期內，最要尊重的，便是兒童各自的個性，要使之能充分的無遺憾的發揮於外，而不當加以絲毫的壓迫與束縛，這在兒童的家庭教育的原則上，是有着重大的意義的，並且是不可忽視的事項。

室內的設備，當以兒童教育爲立場。寧可簡素，不可過分奢華，使兒童養成良好的習慣，而不致走向奢侈的路上去。形式須單純，色彩不宜複雜。大紅與大綠，雖是兒童室的裝飾上，那就不大相宜了。總之一色調宜

上，最能獲得良好的效果；若應用於裝飾上——尤其是兒童室的裝飾上，那就不大相宜了。總之一色調宜淺淡，宜愉快，宜有活潑和生氣，處處要含有藝術的趣味，以涵養兒童的心性，這最是必要的。

在住宅建築的設計上，此室當與其父母或保姆的寢室相通連，以便照料，光線宜充足，能向南開窗則更佳。書室絕對不能與之爲隣，最好還當與起居室隔離了，以避免兒童們的喧鬧。

兒童室形式上，與其他室的不同點，便是所有的



李麗華

(贈黃音)



(贈明明京北)

沈葆瑾小姐

傢具，均應低矮，小巧。窗也須低些，闊些。臥間的裝飾品，也當掛得低些。因為這樣的東西，才能夠適於兒童們的應用。所有裝飾品，均須合乎兒童們的心理，並以能啟發他們的智力，增長他們的知識為準繩。玩具是兒童們最不可缺少的恩物，不妨儘可能的範圍內多置備一些。但購置時，必須加一番細緻的選擇，須選購有充分的意義的，有給兒童們玩弄之價值的，此外，還當注意兒童的年齡與其玩要的能力。總之，凡對於兒童身心兩方面有害的裝飾品，玩具等，均不宜用。

無論是地板，磚地，水門汀，能於其上鋪一層油毛氈最好。因為鋪了這軟質粗毛的摔破，即使身體跌倒，也不致受傷，並且價錢也不算太貴，大約有二十餘圓，就可以買到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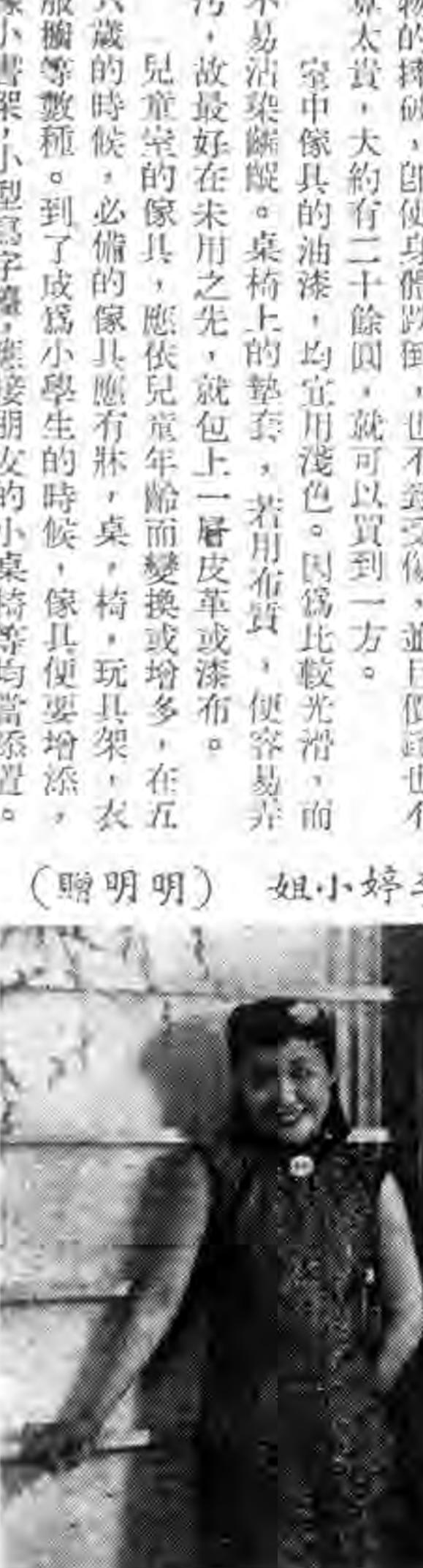
室中傢具的油漆，均宜用淺色。因為比較光滑，而不易沾染髒亂。桌椅上的墊套，若用布質，便容易弄污，故最好在未用之先，就包上一層皮革或漆布。

兒童室的傢具，應依兒童年齡而變換或增多，在五六歲的時候，必備的傢具應有牀，桌，椅，玩具架，衣服櫥等數種。到了成爲小學生的時候，傢具便要增添，像小書架，小型寫字檯，應接朋友的小桌椅等均當添置。

牀，最好用小牀，但爲經濟起見，即用成人用的牀，亦無不可。長約六呎，寬約三呎，高約一呎二三吋，這樣大小的單人牀，兒童用之頗寬綽，但長大了，也就無須更換了。牀下可搭一木板，以便放置鞋櫃等零星物品。

玩具架，有時可兼充書架之用，不必十分高，有一呎深即可，若裝以對開式的玻璃門則更佳，把牠位置在窗下最爲適宜。衣服櫥應比玩具架稍高，單開門，對開門均可，自己容貌的清潔，矯正自己衣冠的不端正。櫥的內部，上架可放帽子，圍巾等，中架可掛衣服，下部設抽屜，一切零件雜物，均可放入其內。

總之，兒童室的設計，應以家庭的種種狀況而變更（如經濟，房屋的多少等），不可拘泥死板。以上所述，不過僅就個人一時所想到的，寫出作一個參考而已。



(贈明明) 李姪小姐

私逃的夜裡

前天，你告訴我，一月後王家就要娶我了。這消息對我真是晴天霹靂！難道我真要跌進那陷阱麼？我果然要和那素不相識的男人結婚麼？不，我不能，我不甘心，我決定要掙脫這桎梏！

媽，你千萬不要悲傷，如果，你想到你的孩兒是爲了尋求光明而毅然背井離鄉，那麼，你就可以擦去臉上的淚痕而欣笑了。

媽，我的婚約雖然你並沒有徵得我的同意，但我並不恨你，因爲這正是你愛我的表示。我知道，天下的母親沒有不希望



留給慈母

兒女得到正果的，她們都願叫兒女們過着幸福的生活，不願使兒女受一些微許的苦難和悲愁。自然，媽，你也不能例外，於是你，在我很小的時候，便把我許給了王某，希望我到他家後可以享福一生，可是，你那時並不會想到，孩兒是不是適於那樣的家庭。從前，雖經我幾次向你要求退婚，却始終不會得到允許。並且，你還把你在我幾十年前所受的三從四德的教育說給我聽。又和我說了很多關於臉面的話。媽，我十二分的了解你，你是怕社會上的非議和譏諷，但，我是不怕任何非難的，我覺得只要自己按了潔白

時代家庭的時代點綴

西 敏

時代的主婦們！在你們整頓家政之餘，你們也一定要找一點娛樂或消遣，這裡告訴你一些最合時宜最有意味的消閑工作。

時代之花：康娜馨

你們大約早已知道，近幾年來，有一種名叫康娜馨的花兒，很受大家的歡迎，一些時代人物都特別喜愛它，因為它不媚俗而又艷麗，並且一年四季得到適合的氣候，它是永遠發花的，用它來點綴景色，或做瓶插或投贈親友，或簪附髮髻……那是多麼滿意呢。

這花，就是我們所要談的所謂的時代之花的康娜馨。

「康娜馨」Carnation，在中國都叫它做「荷蘭石竹」，也叫做「麝香瞿麥」或「香石竹」，在日本叫做「麝香撫子」。康娜馨的花形，普通是五瓣，邊緣有細齒，多重瓣的種類，花色有紅紫白黃……都是非常艷麗的，近來我國人士栽培的很不少，時代家庭裏原是需要時代之花的。

康娜馨性頗耐寒，但也像女人一樣的柔弱，不論何種品類，在冬季必須安置在溫室內，或是溫暖的場所以保護之，但品種裏，也有比較能耐寒冷的如「夏季康娜馨」(Summer Carnation)，在六月裏開



(贈望之李) 姐小蘭友趙津天

的腳步走，不違背良心與意志去行事，就是有多大的困苦艱難也不能阻止我。然而，一味的倔強又有什麼用處呢？種種的困難橫在你面前，真有時不得不令你低首呵！這其間有好幾次，我感到難關太多因而絕望，而想邁上自殺的途徑。有好幾次流着淚寫好遺書，跑到流水潺潺的小河邊，想把這悲苦的運命付諸東逝的流水，可是，不多時，另一個思想却湧上心來：「我死不得呵，事實上還得用我去苦鬥！」爲了媽媽爲了自己，我是不能這麼白白的犧牲了的。」立時，媽媽的一副慈祥的面孔又映在我的面前了，我慚愧的低下了頭，却又跑回去，流着淚把寫好的遺書撕成一片片。

媽，請你想，在這人世，只有陰險和殘酷，有誰會援助我們這可憐的孤婦和弱女呢？我常常感到我們太孤苦了，雖然我伸出了兩手，向世人乞求援助我一下，可是有誰理會我呢？他們只是冷漠的向我看着，毫不關心的看着我一步步陷入泥濘中。媽，我雖是倔強，然而我終於是一個無援無靠而被人所不齒的女孩兒呵！我每在萬分愁苦時，我也會如同一個弱者一般的，傷心的暗中哭

花，適於花壇花境的種植，土壤最適於康娜馨的栽培的，宜略帶些粘性，——如粘質壤土，能使康納新發育良好，生長旺盛。



陳雲裳小姐好像在栽一株小花

時候，再移植於花壇或盆鉢，秋播的，先行假植一次，冬季必須保護它，勿使受寒，到明年春季再行移植。

插條法——康娜馨的節間，最易發生不定根，所以用插條繁殖，極易成活，赤條的時候，春秋兩季均可，夏季開過花後，也可行插條法，這是在露地的繁殖，若果在溫室內，那一年四季，都可以行用插條的方法，插條都在淺鉢裏，土壤宜疏鬆砂土，插條的手續，先把葉腋內發出來的嫩芽，從他的基部摘下，或把長枝約二三節切斷，插於盆內，安放暖處，隔絕陽光，時時澆水，不日即能生根，等它生長強健，然後移植他處。

壓條法——在秋季把康娜馨先移植他處，培養土內，除去它近地小枝的葉片，用小刀切傷枝的各部，壓挿土裏。如是從一本的莖，可得數本或數十本的莖，約過六星期，俟生根成活，然後一分離，定植他處，在繁殖期內，不斷

泣。我記得曾在一個午夜醒來時，忽而想到自己的前途，自己的終身，左思右想，實在想不出一個方法把自己從黑暗中拯救出來，一種難言的悲

康娜馨的栽培法，因它的種類而不同，有的適於地植，有的應該盆栽，常置溫室內，普通種類，地植盆栽均宜，但冬季防寒方法，却不可忽視，繁殖分播種，插條，壓條三法。

播種法——育成新品種的時候，用這

種方法，普通都是在春三四月或秋九十月，

的時候去做，春播的，俟生四五葉的時候，再移植於花壇或盆鉢，秋播的，先行假植一次，冬季必須保護它，勿使受寒，到明年春季再行移植。



姐小君潔張

(贈生怡)

我還記得，有一天你對我說：「你是一個男兒的話，你便可以給我爭一口氣了！」媽，你心中一切的苦楚我都知道，我知道你一生被禮教束縛得已經夠痛苦的了，我知道你在舊家庭中低

首忍耐的代價是難言的創傷！你雖是盡你可能的忍耐來忍耐，可是，人們却更向你擲着暗箭，給予你難堪和冷笑。在這坎坷和泥濘中，你自願的戴上這枷鎖，你完全屈服了。你把你的青春拋擲

供給水分，切忌陽光直射，宜用物遮蔽為要。

兒女時代時的洲菲

栽培康娜馨的目的，在多得美麗的花，所以管理方面，第一應注意的，就是摘心的方法，苗高三四寸的時候，把莖頂摘除，使它多生側芽，增加枝數，枝數多，花蕾也多，但是花蕾多生長力不足，那花形就小而不美麗了，要免除這種弊病，必須在生長期內，施放數回油粕等的液肥。先開的花，未到十分充暢的時候應即摘下，供瓶內的插養，那末後開的花，仍舊能夠暢旺，如果欲採收種子，就留待結實後採下，但是重瓣種類的，他的繁殖器官，均變成花辦，都不結果實，所以儘可摘除，不要留在枝上。

近代陳飾：熱帶魚

除了康娜馨這時代之花被時代家庭及時代人物所愛好外，我想，熱帶魚也是

大家所喜悅的東

西，看，凡是時代家庭的案頭，那一個沒有熱帶魚的擺置呢！

這裡，再告訴你一點關於熱帶魚的知識。

熱帶魚的出產地，多半是爪哇，新加坡等地，但在市上售賣的，却不是海裏的出產，而是經過人工育孵的，因為它們成長的地帶的氣候的關係——最大的原因還是說是水的質料不同，飼養很不易，往往買到家來，活不上幾天，就死掉了，比起普通的金魚來難養得多。

然而，熱帶魚也並非都是這樣的，這種魚本來有許多種類，熱帶魚店裏就有數十種在出售，如劍尾魚，月魚（分金，紅，藍三種），虹彩魚，天堂魚，寶石魚，黑鯛魚，丹尾爾魚……都是。



(刊贈蓮美何海上)



北京崇慶小瓊姐

在無謂的犧牲裡，而今呢？年華逝去了，你始終被愁苦所包圍，你始終不會擺脫出這無形的桎梏。我看到了周曼華小姐（上海楚苑贈）媽的一生，

再想到我自己，怎不使我痛哭呢？唉！



周曼華小姐（上海楚苑贈）

媽媽的一生就是我的前車之鑒，我怎能忍氣吞聲的去踏媽媽的覆轍呢！如今我所以違背了你的慈意正是爲了媽媽，爲了自己，我不能不苦闘一下的！

今天的事，我做得似乎有些猛浪，然而事實是不能不使我這麼做的一。在很早，我就聽一些朋友們說，對方是一個非常奢侈，而且腦筋又很腐舊的男人。雖則他正受着現代高等教育，因爲他從小就生長在那思想頑固，禮教色彩濃厚的家庭，早已被那種氣氛所溶化了。他

以爲女子就是男人的奴隸或玩物，女子有服從男人的義務，他能夠隨意侮謔女子的品格。媽，大概你也會聽人說過吧？

聽說有一種天使魚，是熱帶魚內的最美麗的一種，中國人稱爲神仙魚，原產於南美洲的亞馬遜河，溪，澗中，是胎生魚類，價格很貴，這種魚不易飼養。

記得前些年報紙上曾記載過一條珍聞，說是上海私人飼育家 P. Pfanner 一位瑞典人，所養的天使魚，有我們青年人的手掌那麼大小，你看它的長成是多麼不易呢。

再有一種鬥魚，是熱帶魚類最有趣味的，它們在兩雄相遇的時候，像蟋蟀爭鬥一樣地毫不畏縮，顏色也很別緻，不過它還比不上天使魚（天使魚的綺紋的顏色能不時變深變淡），出產地是暹羅海洋。

說到飼養方法，與飼養金魚大致相同，蓄養器最好是用方形的玻璃箱，箱底鋪上砂土，植上水草，以適合魚類的環境，藻類在日間營同化作用，水中的酸素可以增多，水色就澄清，在觀賞增加不少美感，佈置完了，可以將魚放入，但有特別性情的須在器上蓋一層鉛絲布，恐怕它們跳出來。

至於食餌，以微塵子，劍水蟲爲最佳，其他如熱帶魚店出售的瓶裝魚食（係將魚肉，魚臟等物晒乾

之後，磨成粉末，並合以麵粉水分而混成之粒狀物）以及蠶蛹，鴨蛋黃（先將鴨蛋煮熟，取出蛋黃，搗碎給食，或將蛋黃用紗布包裹，放在水裏，擠出蛋黃。）

如遇水有混濁或腐敗的現象時，趕快換水（食餌剩餘，常能使水變壞。）至於

水溫須保持華氏六十五度以上，但自初夏至初秋之間，儘可以任其自然，冬初

以後，則須移入暖室，以有熱水汀之暖室爲佳，水溫應常用水溫表測其高低，不過在北方熱帶魚能活到冬天的，絕

對沒有。

這就是關於熱帶魚的一點知識，或者能有益於你將來的飼養它，也未可知。



(贈君彝世劉京北)

因爲我不願使妳看到我那種悲慘的結局。同時，

我也不願我將來看到妳有真正悔悟的那一天！

媽，我去了，可是我的心依舊偎傍着妳，請妳等待着妳的女兒吧，她有一天終會回來的。

一九四〇·二·三〇夜·

(慕容)

朦朧

隱在心的深處，雖然妳對於這事未免不有些懊悔，只爲了臉

面的關係，妳却情願把妳唯一的女兒送到那牢籠裏去賭命

運，媽，可是妳的孩兒却並不甘心低首地屈服於禮教的嚴威下面呢！

媽，這婚姻如果不解除的話，我決定不回故鄉，我甯可使我們現在多受一些苦難和悲愁，也不能屈就隱忍於一時。

景風池蓮定保
(亭納臨)



保定秦紀春秋贈

衛生講座

婦女孕期爲何嘔吐

主因：營養不良，行血障礙。
結果：胃腸虛弱，母子均衰。

婦女懷姪由四十日至第四月期間，常發現一種病症：頭痛，頭暈，食慾不振，消化不良，嘔吐，便祕，胃痛……統括起來，叫做妊娠病。

在體格健全之婦女，發現極屬輕微，如果體弱之人發生必更沉重，素日有胃病之婦女，在妊娠期間，沒有發生嘔吐的，病的形狀就是吃下去就吐，常常的惡心流涎，也有反嗜不消化之食物的，頭眩便祕，或體衰弱，精神也就不能振作。重的，嘔吐不止，吐出東西，是透明的液體，有黏性，或者是黃綠水，口內渴，見食生厭，齒齦有浮腐的東西，舌乾而燥，口內黏膜乾燥，此時多呈唾液枯涸的狀態；胸部低陷，骨瘦如柴，氣短脈細，發熱盜汗，最甚的，精神異常，人舉不省，呼吸短促，這就是妊娠病的現象。

妊娠病的原因，說者不一，約有下列數種：

甲，胃腸病說：（一）胃黏膜炎，圓形胃潰瘍，胃癌，與胃部周圍臟器之疾患，及慢性便祕等症。（二）胃成彎形，先天性及後天性形態及位置變常，成人之胃，多成彎形，與小兒之胃直而不彎者大異，兼有至成年人胃尚未改形，仍如胎生期狀態，胃式直垂，幽門遙在胃口之下者，此與小兒同，易發嘔吐，或者因其臟器之形態不正，胃受擠壓，形態也因此改變，或發育不全，及資幽兩門相接近，呈蹄狀者有之，此數種情狀見惡心，嘔吐，胃痛，消化不良，不只孕姪時發生胃病，即月經來時，亦以症減緩，再遇妊娠，則易嘔吐。（三）由於貧血症，萎黃，少，致消化不良，此二病患者，胃液之分泌，大多減少，胃之腸胃疾患，則易嘔吐。

乙，生殖器疾患說：（一）子宮腫瘍，周圍之滲出物，壓迫分布於子宮神經之故。（二）子宮變位，骨盤結締織的瘢痕性收縮，牽引子宮神經。（三）子宮內膜炎，腔部糜爛潰瘍，神經感受刺激所致。

丙，子宮血行障礙說：前人謂懷孕子宮有瘀血阻滯，故發生嘔吐，此即血行障礙之說也，孕婦，子宮之血行障礙，於子宮猶在小骨盤時期，自第四月間為最甚，第五月以後，則子宮出小骨盤，上升於腹腔內，此時之血行障礙，亦為之消失，故惡阻亦第二月之，血行障礙與妊娠病，有極大的關係，如果妊娠屈之，子宮及子宮頸部強硬，血行亦受其障礙，往往亦發生類似妊娠病現象。

丁，神經反射作用，分佈於子宮之交感神經與分佈於腸之迷走神經，而互相連續，於孕娠時期，子宮壁為之擴張，如鬼胎，羊水過多，及雙胎品胎者，其擴張尤甚，因之子宮之交感神經受其刺激，又反射於迷走神經，而刺激胃腸，因之發生嘔吐。

戊，其他諸說：（一）神經衰弱及臟燥症者，胃之機能，易於障礙而起嘔吐。（二）孕婦之嘔吐，大多在胎盤構成期，故妊娠病之有無及輕重，與胎盤比重之大小有關係，即其實質粗密如何，比重增加，嘔吐最甚，故男胎嘔吐甚，女胎嘔吐輕，因男胎較重大之故。（三）急性之腎臟炎，喉頸結核，急性肺結核者，亦多嘔吐。

由於以上原因，治療的方法，亦十分複雜，首先要先行強化胃腸機能，血液循環通暢，阻止神經反射作用，方能有效，若素複合營養素製劑，含有大量維他命群，專能治療胃病，更能促進血液循環，補助神經，可使正常，免去衰弱，過敏，反射等現象，若素更能治療各臟炎症，服用均有特效。由於若素的功能，故治療妊娠病，有獨步之功效，妊娠期間如能長期用若素，不止可以免除妊娠病，且可以免除產後血癆及乳汁不足現象，胎兒出生後，亦必強壯。

若素功效偉大，價目低廉，中瓶三百片，新定價一元七角五分，華北總批發處，北京東單新開路，若素製藥公司，本埠各大藥房有代售。

庫總品織麻毛棉絲 隆慶敦

發售綢緞呢絨足踝服飾品化粧品

資格最老
營業最時

店址：天津
估衣街——法租界

夏日裡，有這些三熱糊塗了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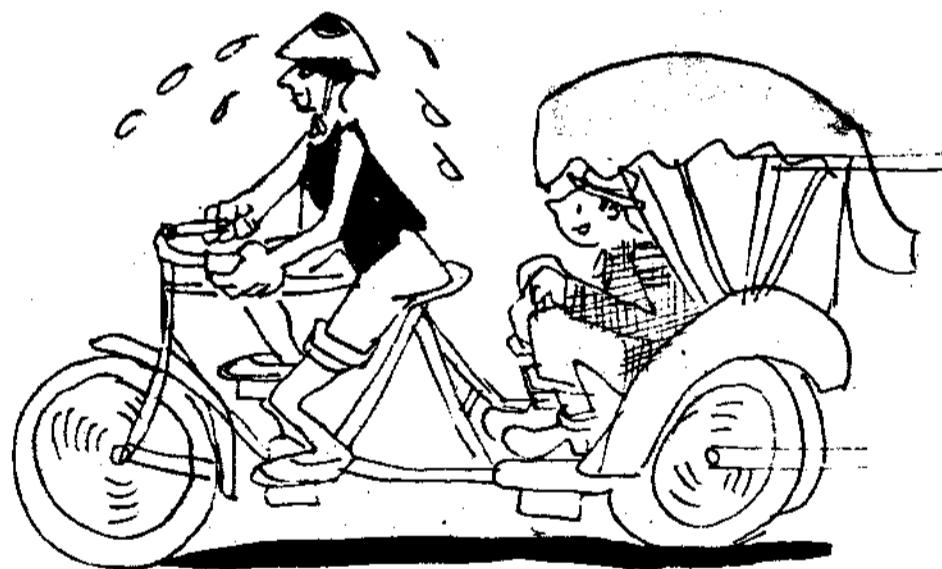
周·無·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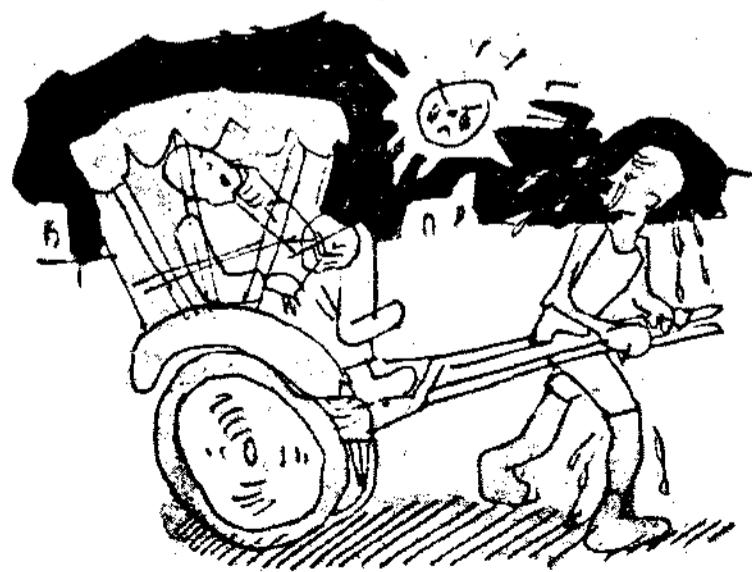
「告訴辦公室人們，都脫得幾乎精光，成什麼體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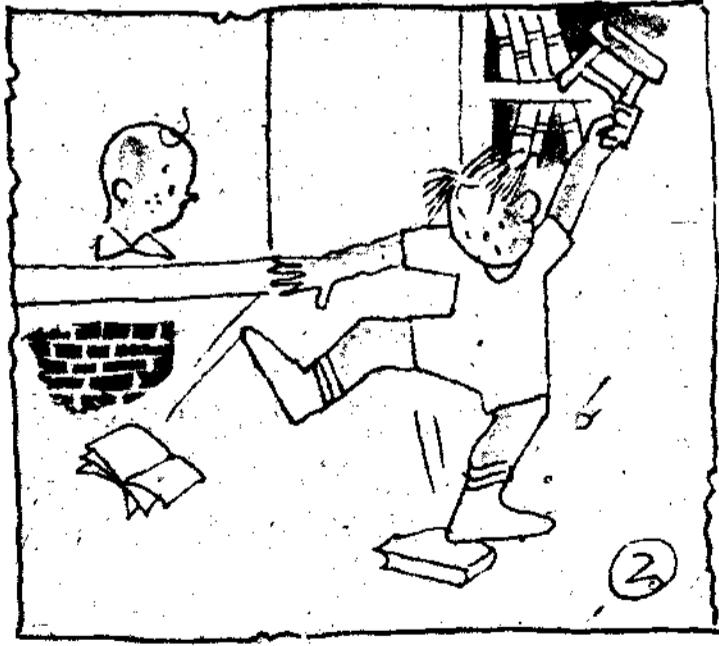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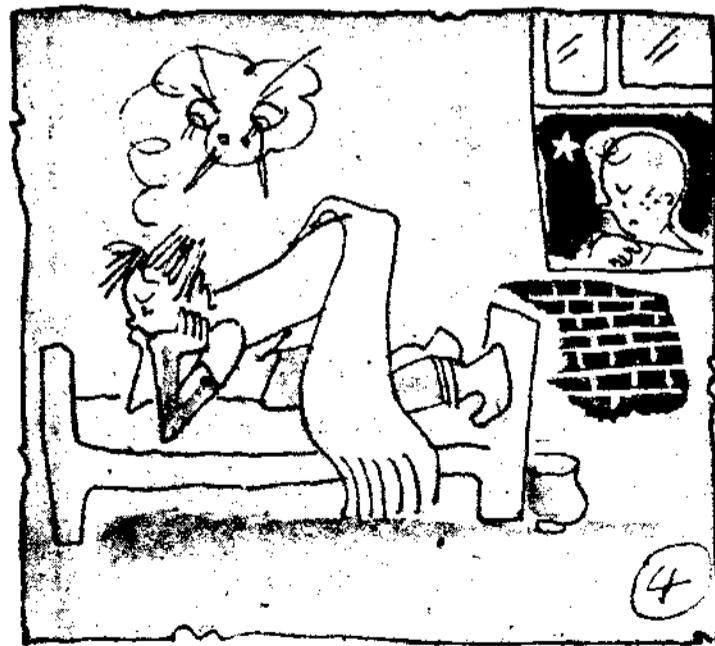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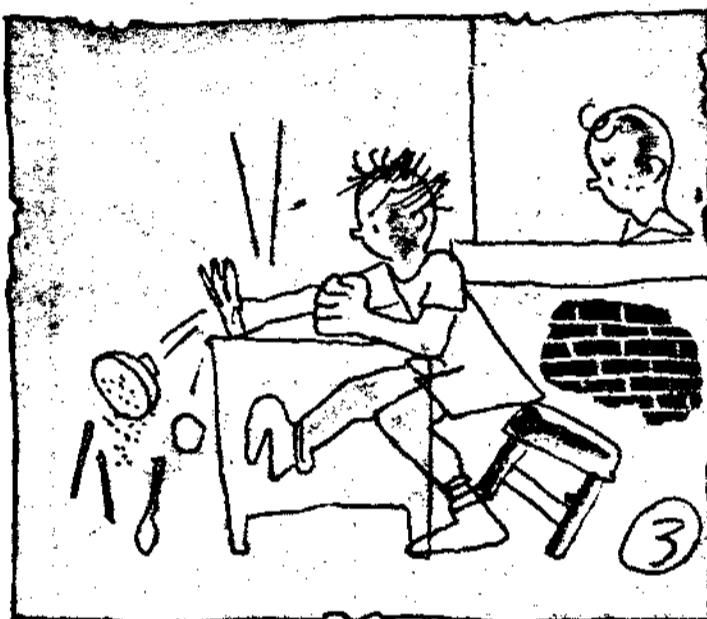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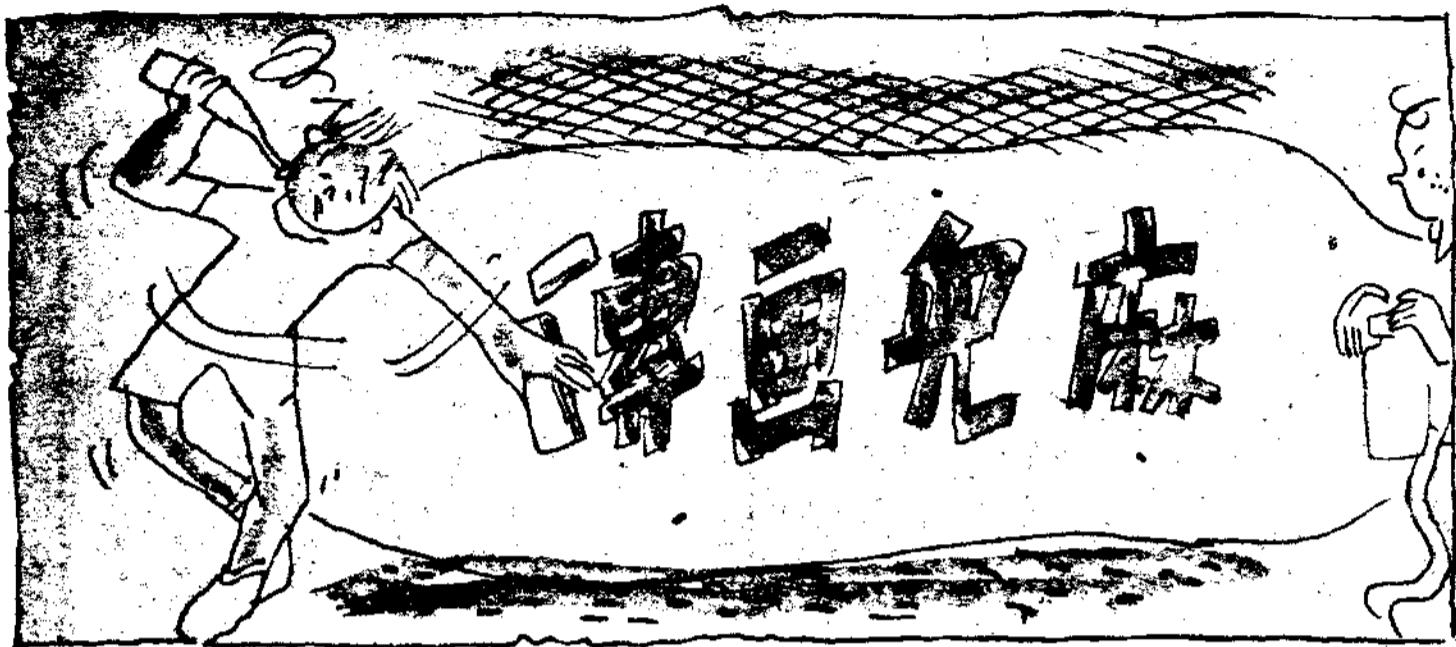
「不學好，學游泳，俺死你，
你不知道游泳害人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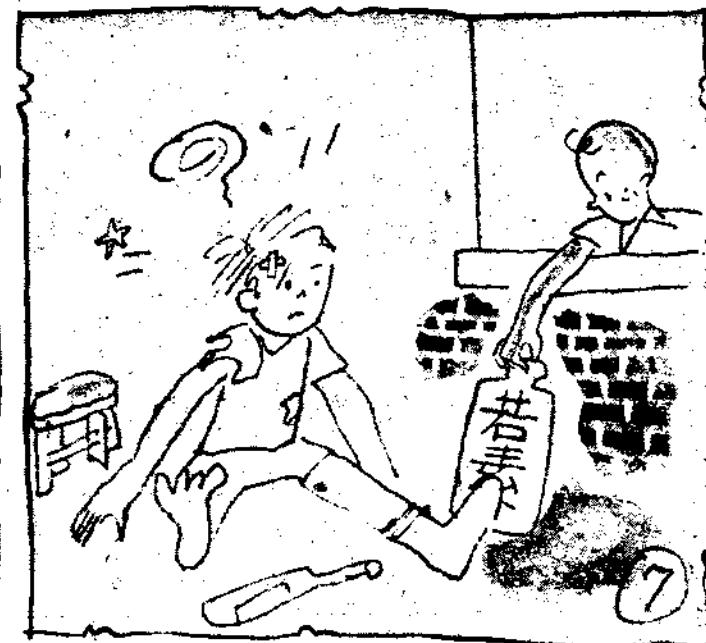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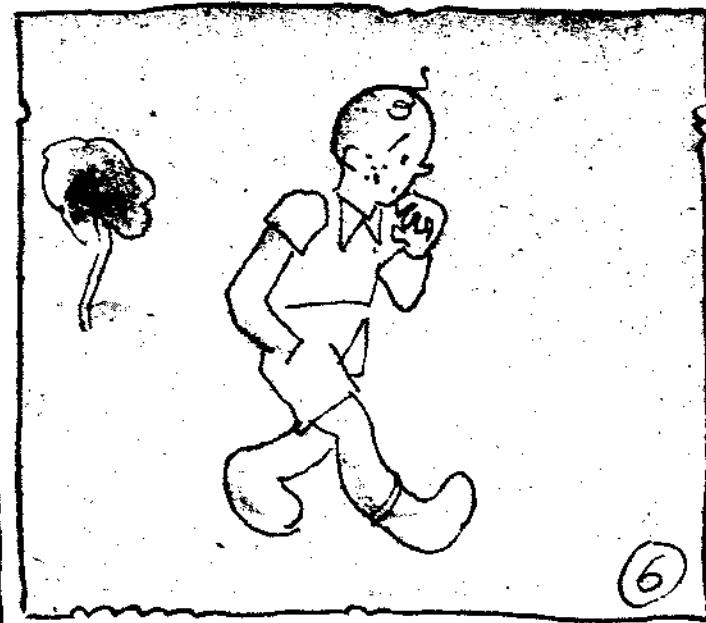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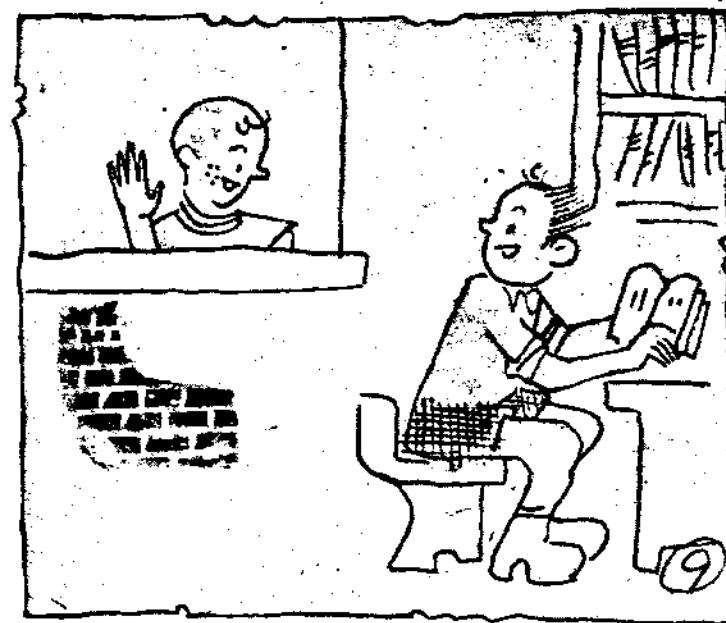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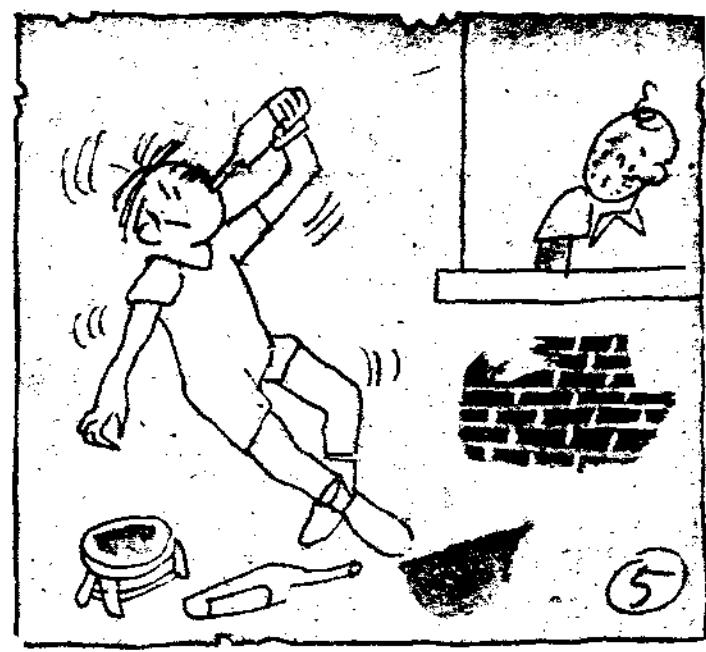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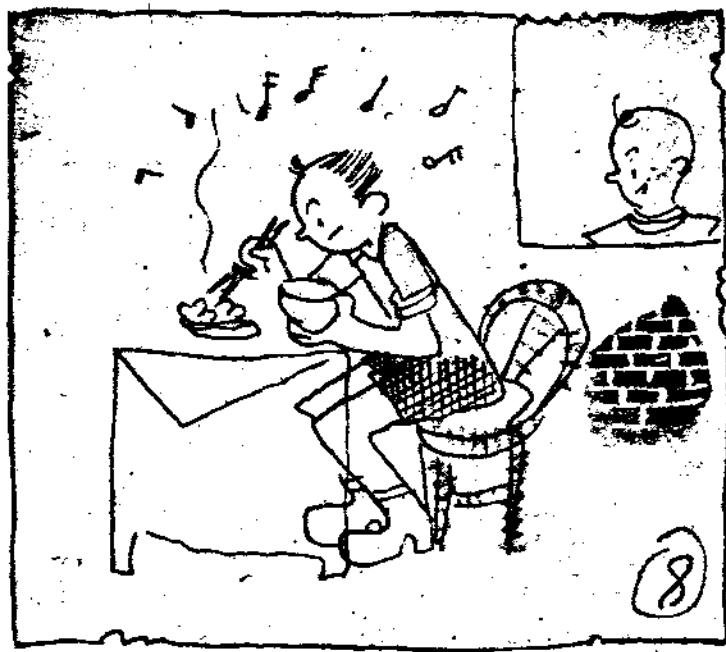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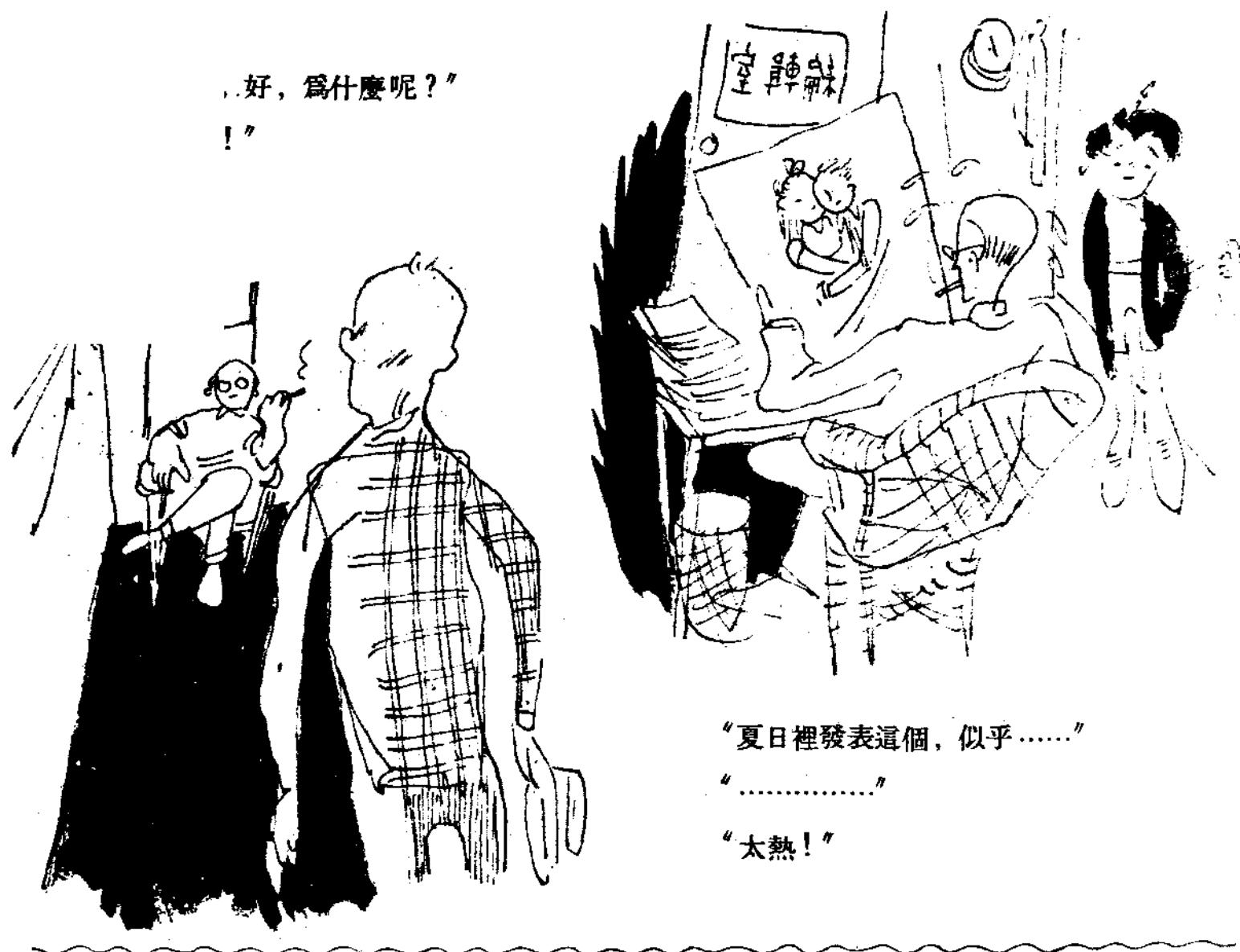
「三輪車倒很寫意，錢到手了，
車隱也過了，真是一舉兩得！」



「慈善家夏天不該坐人力車才
是！」
「都不坐車，我們該餓死了。」
「餓死總比熱死好一些罷！」







「且慢，我要的不是錢，只求一吻。」

黃冠廉：

正戶主職業李毓秀

提起胖小姐李玉茹來，恐怕凡是聽過她的戲的人，腦筋裏都印象着她的一個美麗的影子，胖々的臉兒，水滑々的眼睛，見人總是那麼客々氣々的，讓人看着甜感。

她會的戲很多，尤其是小兒女的動作，更能體貼入微，如同美人魚，鳳雙飛，鐵弓緣等戲，均有特長之處，所以她領導的如意社，每星期日在廣德晚場，差不多都可以售滿堂。現在又加入扶風社，與溫如配戲，可謂枝上添葉，錦上添花，如果不出外的話，每星期演三場，扶風社兩場，如意社一場，收入也相當可觀了，跑外碼頭，當然錢更可以多落，所以她見人總是春風滿面，表示自己發洋財了。

如意社的管事的是廣德戲院經理，



韓佩亭先生是北京戲劇界的明人，操持如意社的事，當然是超過有餘了；不過李小姐因為病好以後，身子還是不大結實，本想將如意社解散，可是又想到北京班底的生活困苦，所以自己累一點沒關係，最低可以維持幾十人的生活。

以上都是她的家以外的事，現在

接着談她家內的情形，她的家住在和內新簾子胡同二十二號，在和內大街的東邊，胡同裏向南的紅大門，門上定着一個小牌兒，上面寫的是李毓秀，李毓秀是她母親的名字，她除母親以外還有一個妹妹，名子叫淑華，現存也學戲了，看樣子也是很聰明的一家三口的一個小家庭，到也十分融洽。

她並不姓李，叫李玉茹的原因，是從舅母家的姓，她今年十九歲了，她仍然是小姑娘獨處，我問到她有沒有對象，她期艾々的半天，紅着臉兒說：「我還小着呢！現在那能談的到，我預備唱一輩子戲，養活我的母親呢！」

她的母親交際手腕也十分靈活，與李硯秀之母二皇娘，吳素秋之母老山東，稱為梨園三魁，關於李玉茹出演，合作，跑外碼頭，多半是她的主張；她住在家裏的北房，李玉茹也住在北房，外間是客廳，兼作打把子，吊嗓子之用，屋子並不華麗，可是十分幽雅，並沒粗俗的樣子。

李玉茹在家裏，非常的儉樸，拖着兩隻皮拖鞋，青綢子大褂，手裏拿着一柄小團扇，一行說着一行扇，看光景實在是自在，有時看々小說，溫々劇本，涼快了看々電影，逛々公園，據她說最喜歡周璇的片子，在上海她們還在一塊兒玩了好幾天呢？

馬富祿是她乾老，馬連良是她乾老，常到她家去。另外還有儲金鵬，王金璐，李金泉，王玉讓等人，是不斷的聚會在一起，談々劇情，討論討論新戲晤的，也特別有意思。

據她自己說：自己的單鞭戲仍然是少，如果到外碼頭，獨挑大樑，感覺太平凡，所以最近期間，想托翁偶虹先生，給編兩個新劇本子；據說現在正在搜集材料中，不久的將來，就要實現的，一方面研究對兒戲，預備著要和溫如長期合作下去；這也可以說是梨園界的一個好現象。最後告訴您，她的生日，是



聖樂曲名家

弗德烈亨代爾

G. F. HANDEL (1685–1759)



弗德烈亨代爾紀念碑

五年生於薩克遜尼地方，父親是一位有名的外科醫生，對於音樂，可以說完全沒有趣味，他希望他兒子成爲法律家，於是使他入哈爾烈大學攻法律科，但是亨代爾與他父親趣味相違而熱心於音樂，於是在哈爾烈大學僅一年多，便退學了，到韓布魯克地方的歌劇場，求得管絃樂隊裡一員提琴手的位置，當時，韓布魯克

二十一歲時，他爲了研究歌劇，乃赴意大利，但是，當時的意大利雖盛行歌劇的時期，幾乎還早一個世紀，僅是一些有着家庭風格的音樂，被大眾歡迎着，像史格格底及哥羅里等人，都是當時音樂中享名人物，而亨代爾在這時候，也因古風琴演奏者而博得盛名，在他逗留意大利之音樂修業，實在是後來他所作曲中，所以有明朗的，色彩的意大利風的特質的原因。

係，而終歸失敗；但是，這個時期，實在是亨代爾歌劇作曲之全盛時代。

在歌劇方面失敗後的亨代爾，轉向聖樂曲之創作，四十歲以後，亨代爾情感上，獲得人間的與音樂的成熟，在這個時期裡，有不少名作產生，如「彌撒亞」一曲，便是這個時期的作品，他的性情，充分含著戲劇的意味，所作各曲，頗富神聖的至純感情，他所作歌劇，非常清澄，又多敍事體，所作歌劇「阿里亞」等，其實適合於演奏會中歌唱的成分多，所以，在他於歌劇方面失敗後所作各曲，實在有以上所說之特質。

Musical score for orchestra and piano, page 10, measures 10-11. The score consists of six staves. The first three staves are for the orchestra (two violins, viola, cello), and the last three staves are for the piano. The key signature is A major (no sharps or flats). The time signature is common time. Measure 10 starts with a forte dynamic (f) in the piano. Measure 11 begins with a forte dynamic (f) in the piano, followed by a melodic line in the strings. The piano part includes eighth-note patterns and sixteenth-note chords.

聖樂曲名家弗德烈亨代爾所作樂譜之一部份

裴君

於七十四歲時死於倫敦，在威斯明斯特寺獲最高之名譽與尊敬中下葬。

亨代爾的特性，一言以蔽之：「偉大的凡人」。他的生活時時在強烈的物質慾中，有時浪漫，豪放，有時又謹慎，嚴肅。他的性格也常在相反的二重對映，時而樂天聽命，時而重視人間之深情，對於世俗的音樂也愛，也常作些教會樂曲。一面玩弄着梵華林，一面嘴裡唱着心底的歌。作器樂曲時，顧及聲樂，作聲樂曲時，又顧及管風琴，這簡單的敘述，便是亨代爾的素描。

最後，有一段史上有名之佳話，是當亨代爾二十四歲時，回到德國，任哈諾巴選舉候之樂長，可是，很快的他便拋棄他樂長之職而到英國去，因為這件事，哈諾巴候對於亨代爾頗感不滿，數年以後，哈諾巴選舉候即英國王位，也到英國去了，於是他們又有接近的機會，哈諾巴沒有前次亨代爾棄職的事的記憶，但是，亨代爾這時，心中感愧，乃即興作有「水上音樂」，供作哈諾巴王舟遊時之餘興，這件事，一直遍傳歐西各國以至如今。

亨代爾作協奏曲No.1—G長調，共五樂章組成。

第一樂章 A tempo Giusto (正確，嚴格之原速度)

第二樂章急速調 (Allegro)

第三樂章緩徐調 Adagio

第四樂章 Allegro

第五樂章 Allegro

附圖是該協奏曲第二樂章 Allegro 四分之四拍子。本樂章由強力之全奏開始，主旋律第一提琴開頭奏起，馬上休止，然後由第一提琴第二提琴及大提琴獨奏演出。



聖樂曲名家弗德烈亨代爾木刻像

。嘉全刻。



弗德烈亨代爾之隣家



弗德烈亨代爾出生之處

十九世紀彫塑家

羅丹

Augaste Rodin (1840—1917)

浮屠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近代的彫刻史上稀有的榮耀作家，曾引起美術界萬丈波瀾的，奧卡斯特·羅丹，在巴黎郊外，姆特的別墅裡，熄滅了最後的光輝，一般人感慨着說：

「法蘭西的彫刻，隨着羅丹一起逝去了」，這一句話便說的盡至了。

當時正值世界大戰中期，交戰國受禍殊甚，最痛惜的事是古代彫刻傑作的損害，與有爲作家的殉難。

現代法蘭西之彫刻，受羅丹的感化孕育而發展，法蘭西的彫刻界，向來



是傳統之持續與繼承，形成一種法國的特色。

羅丹苦鬥半生，播種下種子，才生出美的熱的花出來，那時正是新一二十世紀開始，他死去以後，雕刻界單純的追隨他的足跡進行，認他爲真的偉大的先覺者。

近世藝術界的變化異常急速，由古典主義寫實主義而推進的塑雕界在最近半世紀間更有新的別種的自覺出現，最大刺激的便算是羅丹，他敢然的把他作品中的寫實主義的渣滓完全篩掉，剩下了直截的自然與生命，寄託他自己的自由思想與性格。

近世雕刻家中最享盛名，當然要推羅丹，他影響之廣大也可以和古代的大家相比的，一八四〇年羅丹降生於貧家，並未受深高教育，十四歲時得有素描練習機會，同時並往訪植物園飼育動物並研究，二十四歲至三十歲在器具商裝飾雕刻家處任事，這時期的作品有「女人之顏」，此後幾年間由於與製陶器的勞動之結果，技術愈加熟練，實際的雕刻家之修練他算是做到了，然而他曾幾度的被國立美術學校拒絕入學。

一八六四年參加沙龍展覽會，十二年後大理石作品展覽會入選通過，一九〇〇年他的名作「接吻」出品於博覽會，他一生的作品很多，然而他後期多粗糙品。



四四二
勞動沉思者像
第一母與



一鍾白鵠驗經個

白鵠

太陽落下去了，天空漸漸暗了下來，遠遠的西天上還殘留着一抹晚霞，夢一般的煙雲還在那裏悠悠的飄浮着，遠處的樹梢上，還染着幾點金黃色，柔和的晚風輕輕的撫弄着院子中的丁香，時時拂送些濃郁的香氣出來，使得這整個院子中的空氣都顯得十分恬靜，已是六點以後，同學們都到飯廳去了。所以這個自習室的院子更顯得大而寂寞，婉獨自立在石階上，身體靠着一個大柱子，仰着頭，正對着西方的遠天凝視着。晚風吹動了她底衣角，吹動了她散在額前的短髮，在暮色中她底樣子顯得那末淒迷，好像有什麼東西磨難她，擾動她，使得她忘了周圍的一切。

婉底腦中環繞着一件事，今天上化學實驗堂時她得罪了娟，「其實什麼了不得的事呢？」婉想，娟的手被硫酸燒壞了一點，可巧婉正同麗講着××堂的笑話，所以笑得很高興，因此沒有聽見娟叫她幫助包手指，過一會婉知道了再去幫她時，娟又不用了。這一來兩人都拘泥着，下課後娟便悄悄的回家了。

「唉！」婉想，「當時我為什麼不向她解釋呢？本來我不對，娟一定又傷心了，明天怎麼好？當然我要先跟她說話，可是她若生氣怎麼辦？」

溫風吸住了她，她十分的茫然了。這樣枯立了不知多久，最後被微寒的晚風吹散了，她意識到了這時不應獨自在這大而空的院子裏。猛記起了方才響過的鈴聲，她想：「我若不去吃飯她們一會又來找我了，該快去吧！」她匆匆的跑過鬆軟的草地向飯廳去了。

這天晚上，婉在不寧中過去，白天底那件事不時的擾動她，晚堂只勉強作了幾問算題，英文也不往下念了，和她同屋的錚有些感到她底異常，但不過只問一問，沒等說出所以然，錚也就不問了，到十點鐘熄燈後，婉那裏够入睡，翻來覆去總丟不下這件事，最後她決定了，明天還像平常一樣的同娟講話吧！

太陽出得很高了，仲春天氣總是特別柔媚的，再加上好的陽光，更顯得分外動人，可是婉對着這大好風光，只感到有些悽愴，上午三堂過去了，她還沒有同娟講話。今天早飯娟來的很遲，當她看見娟拿書上課去時，她在後邊很想趕到娟面前去說話，可是不知什麼東西使她遲疑，只是很少時間的遲疑，這個機會就錯過了。第二堂下課後許多同學都在院中。她覺得有一次娟在看她，好像要同她講話，可是又不知為何她不敢抬頭，雖然心中想着「抬起頭來吧！只要抬頭一笑，那些煙雲就完全散去了」，可是她真恨她自己，不但沒抬頭，反倒十分侷促不安的跑進課室裏面去了，機會又被她錯過了，她愈恨愈不安，在第四堂上英文時，她幾乎要哭了。從來沒和同學鬧過小意見，而這第一次，就是同她最要好的娟，五年的友誼，她覺得要輕輕的失去了，唉！多麼痛心啊！本來善感的婉，這回更感觸得深了，良辰美景，鳥語花香，這一切只這些惆悵給她。

星期六婉照例是無家可歸的，在平常這兩天也很容易混過去，但這次却難了，一天半的時間好像過了十年。在這些時間內對一切事都十分的無心緒，只恨不得時間快快的飛過去，每天最迷戀的黃昏，這回也顯得太長而無味了。書是很難讀下去，而且走到那裏還是失魂落魄的樣子。最後她自己都覺得太過了，但是她的確感到了這些煩惱，又有什麼方法免除呢？

選詩生學

無題

呂寧

五月底炎熱天，
溫風吹拂了我的煩慮，
電磁測定的堂上，
燃起了思鄉之念，
檢流計化入了老母的慈顏，
黑板上顯出了自己的家園，
然而這只是幻影！
揉碎了游子底心絃。
唉！心啊！
幾時能平靜下去呢？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六寫於安東。

苦果

陸叔華

公園的庭隅！
開着幾株憂鬱的花兒，
是黃色蝴蝶送來的花粉，
結成的果兒，
是苦果呵！

× × × × × ×
一時的疏忽，
小孩子抓破了果兒，
苦汁流露了，
漏在每個微細的心孔中，
鮮紅的血漿，
亦融合成苦汁。

晨景

陸叔華

綠色的湖水盪漾，

友 情 (下) 热 箭

雲生：

上星期日閑蹣書攤，買了一冊×××，讀到了你的文章，還有一滴××是你作的嗎？因為裏面有古廟的話，不是你大概也是古廟中的人物罷？希望你努力練習寫作，我將期待你有大量的好作品出現。你讀過志賀直哉的什麼小說？不知你讀過夏目漱石的東西沒有，草枕和哥兒兩書都有譯本，是他的代表作，沒讀過希望你一讀，可以說是日本文藝中的精華。草草祝快樂！

柏華 十二月四日

雲生：

前日大風雪，冒雪由寒冷的途中奔回，已是黃昏時候，燈下聽着窗外北風怒吼，萬物悽愴，大地悄然，不禁感到人終於是離不開大自然環境底支配呀！社會——不如說是人海——這大自然得意的產物，以人做了他主要的分子，自古以來時光就是這樣無情地推移，時代的輪子就是這樣與時俱進，而人中間那些青年，一腔熱血，一片銳氣都是自然給予這個社會的一些力量，有了這些力量，社會才有進步，這是大自然的鐵律和偉大的支配力。客觀的說，人是不能滿足他的生活環境的，每個生物都依着他們的憧憬和理想而生活，生物中的人智慧最高，生活的環境也最複雜，所以謀生存想進化的需求也比較最多且烈。我們的一悲一喜，哪一件不是受着自然環境支配着呢？你說的「宇宙太廣泛，太偉大」的確是，但我們却不可以渺小自居，一個新力量的產生，正是一個新分子努力的結果，我們應當及時努力，為整個社會求進益，為全體人類謀幸福。「但事耕耘不問收穫」是我們努力的態度，如果「盡到本分」自然就可以「達到理想」。你以為如何？

近日竟忙了，總沒有寫什麼，北京圖書館我時常去，「亂世佳人」在上星期去看
了，故事與演技都好。最近讀何好書，寫什麼了？夜已深，再談吧！祝快樂！

柏華十八日

雲生

你說創作難而欣賞較易，確是如此，不過作一個創作者和一個真正的文藝欣賞者在「對於文學必須有深刻的了解」一點上，可是相同的，正像一個善顧劇者深深理解劇中的一切（劇情，技巧…等）一樣，絕對和盲然喝采者不同，所以做一個文藝欣賞者，至少對於創作者的心靈得點解體會，說來也非易易，你說對嗎？

我始終是個文學的愛好者，我總覺文學的趣味是高於一切的，借用朗法羅的話說：「爲文學我已熱烈地燃起了生命的火焰，牠是世間一切思想的中心」。此外文學書中所給予人的正義的教育，也遠勝於學校中課本上的教育，我以為。

實在來說，離開學校後一面做事，一面自修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原因是我們做的「事」已經剝奪了我們十分之八九的「專一」精神，所以我們以所剩的餘力來自修，自非刻苦有恆不成，不過這也很難，只看自己努力的程度如何了，你說的記憶不佳等等，大概誰都是如此的，何況展在眼前的難題還不只是爲事所累一端，像家庭生活的羈絆，不滿意於現實環境的苦惱，和所學非所用…等等，在在阻撓着一個青年人的上進心，能在這樣環境中刻意潛心，奮鬥出一條路徑來的人，那才是個有爲而可欽佩的人呢！望你努力勿懈！

我和強差不多有兩個月沒見了，信也不常通，原因是我知道他的信是很「難產」的，又因為離着遠也不能常找他去玩了，見面時替我問好吧！再談，祝好並賀，新年快樂！

華 三十日

雲

陽歷年也放了三天假，很快的就過去了，獎勵的話使我很慚愧，自己總以為一個人「努力」的生活着是快樂的，所以從不敢往「頹廢」的路上走，因為頹廢的生活給予人精神上的痛苦是很難忍受的，你能抱着更大的願望，熱烈的向着未來的前途上邁進，深可欽佩，望你努力！

文學的最大價值是牠能使人「認識人生」，全世界人類的悲喜苦樂…甚至於「眞理」我們不能由報紙新聞，教科書，演說辭裡得到，却能够由許多文藝創作裡得到，而且獲得深刻的了解和教訓，這不是牠的最偉大處嗎？比方說我們讀了「復活」「黛絲姑娘」，便知道破壞兩性道德是有怎樣的嚴重性。莫泊桑在作品裏告訴我們人類是怎麼虛偽和無恥…小仲馬在「茶花女」裡明示給我們愛情的真正意義，我以為這些不朽的藝術品，無異是人類永恆的光明指路燈。

——強不愛寫信的習慣可以勸導過來的，你可以常和他談一談，此外書籍是精神上的食糧，也是思想上的導師，你無妨勸他多讀些書，這樣，在寫信時常討論些書的內容和讀過的心得等等，也就不致於起拿筆來沒得說了，你覺得怎樣？再談，祝你快樂！

星期一到底來了，婉起得很早，但是她又不願到自習室去了，直到快上課時，才遲遲的離開宿舍，還沒有進自習室，便看見娟坐在自己位子上給和自己同位子的麗講書。她心中有些跳動，脚步遲緩下來，但還一步一步的走進去了。快走到那位子時，她幾乎發抖，但娟却爽快的抬起頭：「你今天真晚！」娟很大方，很自然的說。「啊……」婉臉紅了倉促中找不到一句話。娟有些不安，但她却抑制住了，站起來說：「你要拿書吧？」婉這回捉住了一句話，趕快說：「你坐吧！我一會再拿。」說得太快了，又使她自己臉紅，這回娟避開了看她，只笑了笑，說聲：「好吧！」事情便這樣過去。

還是一個仲春天氣，但是風更柔了，花更香了，太陽光也更暖了，婉也似乎比任何時更能領略春底快樂了。

船上的兒兒，
僅僅是夢遊的魂
在綠天深處，
是誰這樣的自在
這裡沒有黃鸝的
僅是人的始祖
夏娃與亞當。

兒。
·

一月十日夜半

思深半夜

夏夜，蒼白的

燈光，流佈了整個的小室。燈下含書，閉目靜坐，窗外夜風吹舞白楊樹葉，瑟瑟的響音聲，與遠處小販的叫賣聲，互相酬答，使人頗生淒涼之感。

每當此時，我常常憶起久別數載的故友。那熟習的面孔，在我的腦海中，微微的重溫一下，猶如影戲似的，清晰而迅速的顯現在我的眼前。一陣喀喀的皮鞋聲，漸漸的由低微而變成宏重，啊！是遠在迢迢幾千里外的故友歸來了嗎？

夜行者剪影



王海作



小朋友要真實

請聽！我的小朋友！我現在要送給你們一句話，就是「要真實」！

「要真實」！無論你們是在工作或者是在玩耍，也不問你們是在黑暗中，或者是在陽光之下，永遠要「真實」！因為「真實」是偉大人格的基礎。

小朋友！你們

時光的齒輪，不停的旋轉，推動着每個人的人生，人們

(贈強蘋)

黃鳳

蕙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某

小

友

在

演

雙

簧

天津西樓小學校

五年級穆成光臨

可愛的早晨

天曉的愛

天曉的愛

晨早的愛

讀小津天

一個可愛的早晨，窗外的樹上，叫着一陣陣的小鳥聲，我被她從夢中驚醒，披衣下床，從屋中走出，那時可愛的月兒，已經休息了，只有幾顆小星兒，閃閃爍爍也快要落下去了，黑沉沉的天空，也慢慢的亮了起來。那時寂靜的世界，一些人還都沒有起身。

王仲辰

(贈徐京北)

一會兒，紅臉的太陽，從東方慢慢的升起，於是金光萬道，樹林裏的小鳥，仍是啾啾的叫着，好像是來點綴這美麗的早晨。

早晨的景色，是多麼美好啊！我想，只有像我們起得這樣早的人，才能見得到。

(贈榮徐京北)

(贈王仲辰)

王仲辰

(贈任永庚)

容易弄錯的字

奕
弈

都念作「易」，兩字讀音雖同，意義却相去甚遠。不過，因了它們的形體相似，很有些小朋友以為它倆彼此不分。

奕：下半是「大」字。當作「大」字講解，也當作「美」字講解。累世又叫做「奕世」，或叫做「奕葉」。精神充足，光彩煥發，叫做「精神奕奕」、「奕奕神采」。

弈：下半是「升」字。着棋叫做「弈棋」。象棋叫做「棋」，圍棋叫做「弈」。

舉例：古時候有一個名叫弈秋的人，精於弈棋，從來和他弈戰的人沒有一個不成功的。弈秋晚年，精神變燥，神氣奕奕，仍以教人弈棋為樂。因是弈秋之名，奕世不滅。

壞
壞
壞
壞

壞
壞
壞
壞

四字都讀作「日大」，不過「壞」讀上聲或去聲，「壞」讀上聲及陽平，「壞」讀上聲及輕音，「壞」只讀去聲。

壞：土地通稱，叫做「壞」，比較鬆軟的泥土，也叫做「壞」。天地叫做「天壞」或「青壞」。荒破的地域叫做「窮鄉僻壤」。

壞：讀陽平聲時，當作壞取講解，如「壞等」、「壞窮」、「壞善」（掠美他人的意思）。又當做排斥講解，如「壞除」、「壞夷」、「壞寇」。又當作退除講解，如「壞袂」（捋袖露臂的意思）、「左右壞辟」（退避的意思）。壞讀上聲時，當作壞說講解，如「壞壞」、「壞壞」（紛亂的意思）。「熙熙攘攘」寫作「熙熙攘攘」，雖然也不算錯，但總沒有「攘攘」來得恰當顯明。

壞：讀上聲時，當作「喊」字用，粗暴大聲的喊叫做「壞」，如「壞鬧」、「吵壞」。讀輕音時，是形容喧噪的意思，許多人聲，細微而雜亂，俗稱「壞壞」。

讓：請虛，寬容，許可，都叫做「讓」，如「謙讓」、「容讓」、「寬讓」、「讓步」、「退讓」、「割讓」、「讓與」、「讓渡」。把東西的價值降下來；叫做「讓價」。不允許叫做「不讓」，如「我不讓你來見我」，「他不讓我去」，「得理不讓人」。自己退位讓與別人叫做「讓賢」，將王位讓給別人叫做「讓位」。

舉例：復興村雖然有窮鄉僻壤，但因了自然景色幽雅，我們特意在這裡蓋了一座別墅。十年以後，復興村漸漸繁華起來，街上的行人熙熙攘攘，絡繹不絕，再加鄰居的孩子們成天大嚷大鬧，異常煩亂。我們因為不堪種種擾攘，只好把這座別墅讓渡給一位朋友。

沒
沒

都音「莫」，但沒字又讀作「妹」。兩字讀「莫」時因為有的地方通用，所以很容易令人誤會「沒」和「殘」是一個字。

沒：沉入水中叫做「沒」，如「沉沒」「淹沒」「吞沒」。日落西山也叫做「沒」。沒有進步等於退步，形容不進反退，叫做「沒落」。終身叫做「沒齒」「沒世」（有看「永久」的意思）。志不得伸，用武無地，不被人賞識，叫做「埋沒」。聲名埋沒，不得別人識拔，叫做「沒沒無聞」。把私人的東西歸為官有叫做「沒收」。滅亡也叫做「沒」，如「汨羅江」沒有「汨汨」。沒又當作「無」字或「未」字講解，這地方應讀作「妹」，如「沒有」「沒來」「沒到」「沒理」。

殞：當作「死」字講解，因病而死叫做「病歿」，本來「殞」是「沒」字的古寫，後人相沿成習，把這兩字劃分出界限來，凡是有死亡的意義的完全用「殞」字，有沉沒的意義的都用「沒」字。這種區別，於事實很有益處，因為從字面上看，可以幫助理解。另一方面這兩字的分別也好使小朋友牢記。

舉例：張先生文才淵博，見聞衆多，但他沒有處世手段，沒有高親貴友，三十年來一直沒沒無聞，沒有作過大事，更沒有享過大名，永遠被人視為沒落青年，由於種種刺激，張先終因憂勞成疾而病歿。

低
底

低音的，底音「抵」。兩字讀音略有出入，意義却不相同。但兩字的界限有時非常微細，希望小讀者們特別注意。

低：是「高」的相對字，如「高低」「低下」「低矮」「低淺」「低落」「降低」「低垂」「低微」「低級」「低音」。把頭垂下叫做「低頭」。作下賤活計的形容詞有一句「低三下四」。出身卑下叫做「出身低」。極低的地方叫做「低窪處」。形容屈服叫做「低首下心」。

底：器皿的下部叫做「底」，如「盆底」「瓶底」「鍋底」「鞋底」。手下也叫做「手底」。牀下面也叫做「床底下」。草稿也叫做「底稿」。下面的僕役叫做「底下人」。事情的內容或詳細情形叫做「底蘊」「底細」。「甚麼事」叫做「底事」。海的深處叫做「海底」。年終叫做「年底」。究竟是怎麼回事也可說「到底」。

容易弄錯的字

逢

舉例：劉家的底下人張大，小時沒讀過書，出身低微，看他的打扮，十足的一個低級市民，但他的思想行為却不低矮，一向以愛護弱小為職責。不幸在上月月底，他為了救護一個投水自殺的女人而葬身水底，一些不知底蘊的人們，還說他是殉情自殺呢。

初戀

魏益著

六

轉天早晨方敏很早便醒了，她惟恐靜嫋回頭向她追問昨天晚上的事，因為不願意把這樣難堪的事情告訴出來，想逃避開，早一點出去。於是很快的便起來了。在嗽口的當然，忽然看見昨天的日曆上是星期六，今天是星期日了，照例每星期日都要多睡幾個鐘頭，可是今天却要逃開了，往那裏去呢？忽然記起和嚴俊有個約會，是在今天早晨。於是她迅速漱洗完畢，輕手輕腳的反帶上門，便自己出去了。

她走到那約會的花園，雖然她知道時間尚早，可是她想可以獨自在那裏坐坐，找了一處僻靜的地方，坐在綠色的長木椅上，回想着昨天晚上的事，這時候仍然有無限的憤怒填滿了胸，可是抑壓着心情，因為她更記掛着和她約會的人。

「敏，我問你一件事，你昨天晚上作什麼去了？」嚴俊一見面，第一句便問出這樣一件事。

方敏聽見提起昨天晚上，立刻感到異常的恐慌，下意識的，她覺得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她以為嚴俊已意知到了她被經理騙到旅館裏去的事，所以她慌愧的不知所答。

「唉？怎麼不說話？你昨晚不是去百老匯舞廳嗎？」嚴俊莫明的追問着。

「你……你怎麼知道呢？」方敏低垂着頭，手裏團弄着手絹，輕聲的問。

「你不是碰見我父親嗎？」嚴俊提醒了她。

「啊，是遇見他老人家了。他老人家怎麼對你說？」

「也沒有什麼，因為他不贊成女人進舞場，所以要我不再和你——」

「不再和我什麼？」方敏意會到，這果然是個嚴重的問題，心情立刻又緊張起來，面色變得很慘白，額角上滲出細粒的汗珠。

「他說要我不再和你來往。」然而嚴俊的態度並不怎樣緊張。

小說

「他老人家只說了這個嗎？還說什麼沒有？」半晌方敏才口遲的問出這句，好像除開這句之外，她再想不出適當的話了。

「還說什麼呢！什麼也沒有再說。」

「這樣說，他老人家是不贊成我們交朋友了，其實我是初次到那樣地方去，是蜜絲曹硬拉我去的，如果照他老人家的說法，女人到那樣地方去就不是好人了。那麼……三那麼——」說着，她臉上起着痘癩，雖然眼睛裏是要求對方的諒解，但是嘴裏的話却為好強心所支配着：「那麼我們——我們是應該疏遠一點了。」用最大的力量抑壓着內心的痛楚。

「那裏的話，小事情一件，值不得這樣！他說他的，我們還是我們。我是一向不計較這些的，只要你不對萬經理——」嚴俊是滿不在意的神情，說到最末，顯然是他吃了萬經理的醋。

你要相信我！我不是誠心去找萬經理去的。你要相信我！」昨晚的事情，刺痛着她的心，她不能說出來，她擔着一百二十分的心，怕嚴俊會知道。但是，她以真誠，急口的請求着對方的諒解。」

「嗯！我相信你！」嚴俊手裏玩弄着方敏的小化粧皮夾，仍然是不動聲色的；方敏雖然對嚴俊的態度還是滿腹的狐疑，但這時多少有些慰安了。

陽光已在樹頂上照耀着，使每一隻樹葉伸開了懷腰。一陣風溜過去，葉子沙沙擺擺着，篩過來的陽光在他們的臉上身上閃耀着；方敏用腳輕踢着腳邊的綠草，暫時想不出話來說。

沉沉。

突然嚴俊好像想起了什麼事，掏出懷表來，見已竟是快到一點了，於是說：

「天已竟不早了，我們去吃飯好嗎？」

方敏無可無不可的點了點頭。

嚴俊站了起來，方敏也隨着站起來。

在一家小食堂裏，方敏才進來，便遇見了蜜絲曹和嚴綠漪，她們二人是先來的。於是四個人便湊在一起。

「你們從那兒來？」

四個人不約而同的一齊問，問過了一齊笑起來。

原來蜜絲曹和嚴綠漪一人出來看早場，看完了早場電影，又買了一點東西，順便到這裏吃早飯。於是方敏告訴她們她在花園坐了一早晨。

「你們真寫意，兩個人約會，也不告訴別人一聲。難得耐性，在花園裏會坐了一早

晨！」嚴綠漪打趣着說。

說着四個人入了坐。方敏見桌上原來擺着酒，不禁想起昨天晚上的事，心頻頻在跳。

「你們想吃什麼？趕快要吧！」嚴綠漪說。

「不要忙，我先敬蜜絲方一杯再說。」蜜絲曹忙滿了一杯，遞給方敏。

「不，不，我不能喝酒。」方敏蹙着眉，推蜜絲曹的手。

「怎麼？我昨天晚上分明看見你喝了酒。」蜜絲曹莫明的問着，把酒杯放在方敏的面前。

方敏聽揭破了昨天晚上的事，臉上不禁熱了起來，心裏頻跳着，連忙解說：

「正是因為昨天晚上喝了酒，我才怕酒。」

「不要緊，這是啤酒，喝不醉。」嚴綠漪從旁插嘴說。

方敏聽這樣的話已竟完全不相信了，因為她聽過，就是昨天晚上聽過的，從那豬的嘴裏，這話又從嚴俊的嘴裏聽來，她神經過敏的意會這是諷刺，她的天再熱了起來，但是她掩飾着：

「不；我怕酒，不論什麼酒，我都會頭痛。」

於是又要了兩份西餐。大家談笑着，吃着飯。

蜜絲曹和方敏先吃完的，蜜絲曹特意的把方敏拉到一邊去，追問她昨天晚上的事。

方敏為了顧全個人名譽計，當然是不肯將實情全盤托出，只含混的說那豬的醜態，如何對自己媚媚，以及平時在公司的情形，並且在感嘆着女子職業在社會上的低微。

誰想到這樣話却引起了蜜絲曹的一篇道理：

「……這又值得什麼感嘆！本來在中國這種新舊銜接的時代，一切冠冕堂皇的

名詞，還不就是說說好聽罷了！什麼女子職業，莫說是像我們這種小公司的小職員，就是再大的公司，以及機關裏的添聘女職員，還不是像案頭上置備幾只花瓶一樣！爲了擺設好看而已，我也是女人，並不是我自己侮辱自己，可是我不願意假惺惺，人家拿我們怎樣看待，難道我們不明白嗎？誰又不是傻子！可是，只得裝傻子！」蜜絲曹說過了，輕聲的笑起來，笑聲裏夾着自傲地見解得明白。

「可是，可是女人不見得就那樣自甘墮落呀！何況女人不見得個個都是不能做事的，爲什麼他們用錢雇人，而只爲作擺設，不給工作呢？」方敏仍自感歎着。

「這你說女子職業了，女子職業在中國尚且是興不多年，就說一般男人眼裏的女人吧，說出來更會讓你生氣，我聽見好幾個男人親自說過，他們以爲女人只是廢物，只是

累贅，只會伸手要錢化，只想怎樣穿好的，怎樣比別人體面，怎樣可以迷住男人，女人拿愛情當命，其實什麼愛情，狗屁！這不是想唱高調使手腕抓住男人，好仰賴男人，而男人也就取了這個巧，拿女人當花，當一種裝飾，調劑心情，點綴好看罷了。這樣的話你聽見了，會不會要氣死呢？可是，不必，一切都是那麼一回事，我是抱定了一個主張，作事，什麼工作不工作，他們既然不給我們工作，我們也樂得省些事，每月給我們薪水，終歸是我們有益的事，何必多計較！告訴你，邁進社會裏來，就不用打算像在學校裏那樣認真。不是嗎？到社會裏來，有多少事都是出乎了在學校時的想像，再說，在學校爲的是一百分，到社會裏則爲的是生活，人情詭詐，你騙我，我騙你，誰的騙術高，誰就得勝利了，你說你是高中畢業生，你有學問，憑着學問作事，不是憑姿容換錢，但是有多少比你更有學問的沒有姿容的女人，都在扭着餓，都在受着罪！難道誰願意捶餓受罪不成？由此看來，什麼工作，什麼學問，什麼擺設，馬馬虎虎去。給他們個好顏色，便什麼都好辦了。找眞理那才是傻子！」蜜絲曹越說越有勁，滔滔不絕於口。

方敏聽了這一套聞所未聞的處世經驗談，使她萬分的驚詫，她幾乎是爲這樣的話而戰慄了……

「蜜絲方，你仔細想想看，我的話有沒有道理？因爲我們是很好的朋友，我才這樣對你說，別人，我還不說呢。」

方敏只是目呆口呆的望着蜜絲曹，她想要在這一個女性的身上尋出奇蹟來——至少是自己所不會見到過的奇蹟，因爲從她嘴裡說出來的都是自己所不會有過的見解。她望見那一雙經過人工修飾過的細長的眉，兩片鮮紅的脣，裸露了兩臂和背的衣服，和露着用蔻丹塗過的腳指甲的高跟鞋，這些就是奇蹟嗎？不，絕對不是的，雖然這是靜嫋嘴裡常常屬於自甘墮落的女人們的裝束，但是這些是曾經見過很多的。於是她仔細的觀察，突然在這種妖冶的裝飾間發現了，在她的眼睛裏透露出深刻的光芒，堅決的告訴人，這是她處世的經驗所磨練出來的。但是，這種磨練是正當的，抑或是歪曲的？方敏却始終也解答不出來。

這時候嚴俊和嚴綠漪早已吃完，而且由嚴俊已竟會過了眼。

「嘵，這半天她們兩人到那裡去了？」嚴俊問他的妹妹。

「誰曉得這兩個人有什麼事，鬼鬼祟祟的吃過了飯跑到那兒去了。」嚴綠漪搖着頭。眼睛不住向四下裡望。

突然聽見蜜絲曹的笑聲，於是嚴家兄妹二人便追聲尋到，原來她們兩人驟到一個單間裏去。

四個人我到一起，於是又商量着到那兒去玩。

一直又玩到夜裡將近一點，是方敏鬧着要回家，才分手。靜嫋懷着昨夜的一個疑心，今晨醒來，本想追問的，誰想一起來一看，方敏已竟不出這是怎麼一回事。整整一天。靜嫋把心都放在這件事上，什麼也幹不下去，只是呆呆的坐着，痴想着。耳朵裡聽着院裡的一些嘈雜的孩子的哭，和大人的喊，以及哼着「刀已給她開了門進來的，進來後一言不發的倒在床上哭。怎麼會假了呢？或者她早起來出去了，但是她一向不曾起過這麼早，而且今天又是星期日。慙慚慚糊塗，怎麼也決定不出這

煩得她連晚飯都不會吃，便倒在床上了。想睡，但只是瞪着兩隻眼睛睡不着。一直到夜深人靜了，她更擔心着方敏怎麼還不回來。

到方敏叫門的時候，她竟不敢相信她自己的耳朵了，她以為是因為自己心裏惦記着她，神經錯亂了聽覺。後來方敏的聲音越叫越高，她才敢相信是方敏果然回來了。

「你幹什麼去了？從一早起來也不告訴我一個信便跑走了。」靜嫻給開了門，驕怨着。

方敏仍然像昨夜一言不發的走進屋。

「我真算明你成天忙的都是什麼，每天都要到十二點過才回來；從昨天起，更晚了，三點多，今天一點多，女孩兒家，變，會變得這麼快！這實在使我有些驚訝！」

方敏早已竟想到，會有這麼一天，所以她並不驚奇，也不辯白，坐在床上，低着頭。靜嫻本來有很多的話想要說出來，可是見方敏一言不發，心裏又嫌又恨，可憐她自知理虧不作辯白；但又恨她始終把自己秘密藏在心裡，不肯說出一個字來。於是她也就好多說了。心裡很感傷的倒下睡了。

方敏見靜嫻睡下了，她呆坐了一忽兒，也自睡了。

七

一覺醒來，天已大亮，方敏起身見靜嫓已竟走了。想想昨夜靜嫓生氣的事，心裏也頗難過，近來自己的行為也實在太不檢點了，從早晨出去，總要到夜裡十二點以後才回來，先前和靜嫓攏在一起住的意思，絕沒想到會這樣的，原為的是兩個人都是異鄉漂泊的女孩子，正好互相慰藉，互相關照，不想現在自己成天不着家，只拿這個家當店一樣的回來睡睡覺，怎麼不使靜嫓難過？想到這裡，自覺得實在有些對不起靜嫓。可是，一轉念頭，又想到自己的苦悶，覺得這一間空落落的房間，和靜嫓的冷漠的態度，以及自己先前所酷愛着的報紙，絕不是現在自己的慰藉了，現在自己所需要的比這些更富生氣，更富熱情的東西，所以不能再安下心去像這樣自囚樊籠一樣的環境裏，因此，她立刻更厭惡這個環境了。才有的對靜嫓的一點同情，也立刻消逝了。

使她更厭惡的是這院裏的嘈雜，洗過臉漱過口，便趕緊走了。像逃避一般的走了。到公司裏的時候，時間還很早，她是第一個到的，坐了半天，別的職員才陸續的到了。很使人驚異的，今天萬經理也早來了一個鐘頭，大家都很奇怪，猜測不知又有什麼要緊的事情發生。

方敏更是詫異他今天的早來，心裡忐忑着前天晚上的事，他一定還在記憶着，說不定今天就是自己失業的日子……

方敏正自恐怕着失業的降臨，忽然聽差的小孩挾着送公事的本子走了過來，這愈發使方敏着慌了。因為這送公事的本子平常只是給別的職員送公事，除了每到月終這本子才送到她面前一次，那是送薪水的。輕易也沒有什麼公事，即使有一點公事，不是那豬自己送來，就是叫她過去自己拿。今天，她想，今天是他不願和自己說話呢？抑或是果真有不幸的事情將降臨在自己的頭上呢？

簽字簿打開放在她的面前，是一封封看口的信，而不是公事，一剎時間，她的心跳得更厲害了！她不敢猜測這信裡邊裝的是什麼，將帶給她的絕對不會是好的消息，她想。但是，這是不容推却的，她只得顫抖着手在簽字簿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她寫着

的時候，心裡在想着這不異於承認她接愛了惡命運的降臨。沒等聽差小孩把簽字簿拿走，她便把信封拆開了，小心翼翼的，但是極想抑壓自己的緊張心情，而心情却愈發的緊張起來。她一個字一個字的看下去，好幾次都是看沒有五六個字便又再起頭重看，並且幾次都是用手帕擦擦眼睛，她在懷疑着自己的眼睛，已竟患了錯視症，或是神經患了失常症。因為那信封裏裝着的是一個條子，條子上邊寫着的是出乎她意料之外的，使她不敢相信的給她加薪和從書記升到秘書的字句。她看過了，把條子壓在手下，同時更把顫跳着的緊張的心抑壓着，她要從頭想想，近些天來，近一兩個月來，以及從她到這裡來作事時起，是不是在公事方面有值得給她加薪的地方？從頭都想過了，在她自己的估量裡，她的工作應得的代價遠原來的薪水都不值得；但是她不明白為什麼現在不只不給她減薪，而反給她加薪呢？忽然她神經過敏的以為這是誰和她開玩笑，於是連忙重把那張條子拿起來仔細看看，分明上邊還有那豬的簽字，這不是證明這是公事，而不是玩笑嗎？想到這兒，不由的她向那豬望了一眼，想要看看他的態度，以茲證明這條子的真假。然而她才把眼睛投到他那邊去時，恰巧和那豬的眼睛撞到一起。她想避開，他却向她狡滑的笑了一下，笑的是那麼肉麻，竟使她的心一跳，忽然靈機一動，立刻抓住了狐狸，疑惑了半天而無法自解的理由；昨天蜜絲曹的話就在耳中，她說：「給他們一個好顏色，便什麼都好辦了。」可是，方敏想，可是自己並沒有好顏色給他啊？想到這裡，她更深一層的悟到，這是比那「好顏色」更進一步的作用，是在想討得她的好顏色的。

——那麼我應不應接受呢？她自己反問着；立刻便又想到蜜絲曹的話「……到社會裏則為的是生活，人情詭詐，你騙我，我騙你，誰的騙術高誰就得到勝利了……找眞理那才是傻子！」這些話深深的擊擊她的心，尤其是最末的一句，為了生活，她自己知道，不能不學這一套所謂的處世術，「騙」，固然是自己所不情願的，但是為要生活，「眞」的行為又是走不通的……

想到這裡，她的上邊的牙齒，緊咬着下邊的嘴唇，好像，她已竟深深的解悟到這社會，把悲哀，眼淚，都咽下肚裏去，以後，她要在這社會裏去學做人，是，她是爲了生活。

再度把視線投過去時，見他仍在嘻嘻的笑着。方敏試着把「眞」藏起來，輕輕的在臉上掠過去一個假的笑。

「嘻嘻，蜜絲方，你已竟見到我的樣子了吧？」果然好顏色是有着一種力量，把那人會，把悲哀，眼淚，都咽下肚裏去，以後，她要在這社會裏去學做人，是，她是爲了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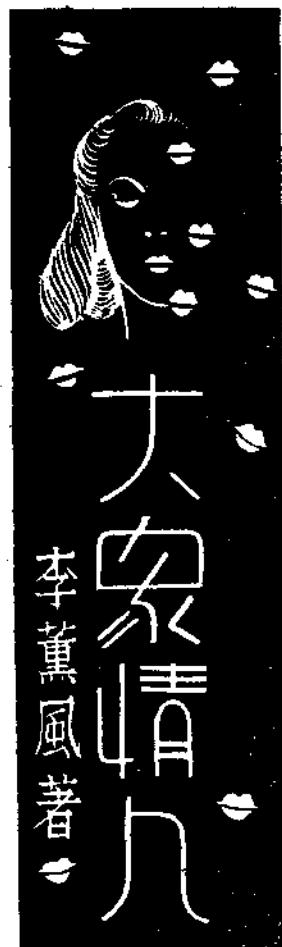
「……」

「哦，見到了。那是什——」才要發出質問，但立刻警醒了這不是假；連忙改變口吻：「啊，謝謝！」

「哈哈，小意思，不值道謝！不值道謝！」那豬得意的笑着，並且加以注解：「因為我看你的經濟情形，好像不很富裕，不是嗎？你是不很富裕！」

「不要客氣，既在一起作事，都不是外人，到沒有錢用的時候，儘管說話，我，我人物嘴裡說出來的，不禁使她打了一個寒噤。

• • • 中 篇 小 說



第七章 毒辣的妙計 · · ·

黎太太給黎光第問及姚宅的壽日，去不去的問題，她和黎光第是一樣的，也是一個胖子，笑得一張元寶似的大嘴，都合不上了，說道：「我怎麼不要去呢？人家來的帖子上，印的明白。人家要的是我們闔第光臨，我怎麼能不去呢？除非是你不要我去了。」

黎光第聽得太太的措詞，果然甚是得體，她可沒有想到，在那大堂會裏自己是有意中人的，如果給她這一個老母豬的角色，和自己形影不離的一出風頭，那麼意中人便不用打算得到了。即使自己沒有意中人，和用不着她的鑽飾，自己也不樂意陪伴她這樣一個太太，去盛大宴會上招搖過市。她自己倒不自慚形穢，自己却是難以爲情呢？因笑道：「這，你也太認真了，其實，你又何必認真呢？凡是辦理喜慶之類的紅事帖子上，差不多都是印着『闔第光臨』的，這不過是隨意的，印上帖子的名詞，爲的是好看，並不是非要在你闔第光臨不可，所謂官樣文章便是了，譬如辦理親喪大故的白事，也是這樣的帖子上明明印的明白，『鼎惠懇辭』，但是帖子發出去，人家若是送禮上門呢，他也並不是不收，無非在那裏自己說謊罷了，所以我說你不要以帖子上的印的名詞，信以爲實，那是不能和他們去認真的。」

黎太太笑拿幾件珍飾，戴在手上，又摘下來，自己對自己玩弄着，她笑道：「我也不是和人家的帖子認真，我不過是因爲姚宅的堂會，有許多名角，男女合演，白天晚上，一定唱出不少動好戲，這是萬分難得的機會，我想要去，目的是在聽戲，並不是給姚老太太做壽，這一節，你不能不知道，我是一個最愛聽戲的戲迷呀！」

黎光第笑道：「這一節是誠然的，實在是有此一說。去姚宅賀壽的人，起碼有多半，是爲的聽戲而去的。真正爲賀壽而去的，無非極少數之少數罷了。惟其如此，所以我們那天，決定聽不出好戲來，便是唱戲的角兒，也無非敷衍差事，沒有一個肯賣力氣，堂會戲，差不多都是這樣的。你賣力氣也沒有用處。尤其是姚宅的那樣大堂會來賓幾萬，不成問題，無論會場的席棚，搭起多高多大，其秩序，是無法維持的。唱戲的，把嗓子喊乾了，也沒有用處，無人聽得。故此我以爲要聽戲，還是到戲園子裏去聽營業戲，來得寫意，這又不是前清時代了，戲園子裏，不賣女座，非要到堂會戲，女座才許聽。爲甚麼我們非要奏這熱鬧不可，說不定還有甚麼危險呢？」

黎太太讓黎光第說來，她玩弄幾件珍飾的兩隻手，也一時停止了，說道：「你說甚麼？危險！戲聽不聽，那到不要緊，有何危險呢？」

黎光第裝做驚心動魄，肉跳神駭的模樣，說道：「你不知道？姚君富是一個以買空賣空爲職業的政治家，他素來便不爲上峰所喜，說不定甚麼時候，一得機會，便將姚君富的一條生命結束了。因之這一回堂會，是最有危險性的；說不定宴無好宴，會無好會，演出甚麼離奇事件，這是第一。第二，幾萬人的戲場，隨便搭上多高多大的席棚帶樓，也是難已包容，收納不下，爲此，也許當場演出甚麼坍台折樓的大慘劇，我勸你，這類危險地帶，以少涉足的爲是。要聽戲，機會有的是，何必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參加呢？」

黎太太的一顆心，真教黎光第說得有些惶惶然了。她道：「那麼，你到那天，也是不去參加了？」

黎光第說來高興，不提防黎太太有此反來一問，她幾乎爲之語塞，無從答覆了。遲了一遲，他笑道：「我是不能不去的，姚君富是我的間接上司，我焉能不應酬應酬？便是冒着我的生命危險，我也不能不去出席，除非我不想在官場混下去了。」

黎太太，露出一臉的決毅的神色道：「不，你去，我也一定要去！」

黎光第奇怪道：「你這是什麼意思呢？你不比我，我是應酬上司，不能不去，你何必同我一起去冒危險？」

黎太太搖着她的一顆頭，好似小兒般，撒嬌撒痴的道：「我去，我一定

要同你去，一起冒這危險。要死，也要我們死在一塊兒。」

黎光第一聽這話，他的渾身上的肉，也爲之麻酥了。說道：「不然，這話，不是那樣的說。寧可我死，也不要你死，你是死不得的！」

黎太太又搖着頭道：「這是怎麼說呢？寧可我死，你也是死不得的，除非我們死在一起，那是沒有法子了。」

黎光第做出一種悽然之色道：「不成，我死，你的人雖然沒有了，但是，你尚有我的產業，可以維持你下半世的生活。如其不幸，你死了，我再想娶你這樣的好人，那就是今生休想了。那麼我還有甚麼興趣可言？活着既然無味，不如索性也死了，落一個乾淨痛快。所以我說，我可以死，你却是死不得的。」

黎太太搖着頭，忽然又流下眼淚來道：「不，我們誰也不要先死，要死，還是冒上這個危險，死在一起的，最是痛快乾淨！」

黎光第道：「這是不一定，由不得人的意思和希望。比如當場發生事故，也許我首當其衝的死了，你却安然無恙。也許你死了，我沒有關係。倒不如你且在家，較爲安全。我去了，死不死，還沒有一定。也許我是杞人憂天，平平安安，無事歸還了。」

黎太太道：「不成，你死了，我縱有你的遺產，也是活不成的；我一定逃不出一個死字，跟了你去。」

黎光第道：「世界上祇有衣食無憂，希望生活下去。焉有豐衣足食，還不想活着的道理。你知道這是一條危險途徑，便該識時達務，趨吉避凶者爲人守在家中，落一個無情無義。萬一你若不幸，我當場自殺，也落一個美名，這叫做殉夫一死，如何的光榮，名譽！」

黎光第和黎太太越說越遠，完全離開題目以外了。他道：「你不要說這樣的話，我知道你是一個貞節烈女，我死了，必然，不會對不起我，可是，我這身後的一片家務，還待人去爲料理呢。」

黎太太流着眼淚，唏噓不能成聲道：「不能，你是我的先生，一個女人，如果死了先生，便好似塌了半個天，那麼即使活着下去，又有甚麼意思？你這一片家務，有沒有人料理，我也管不得許多了。」

黎光第見黎太太之意，是和自己鑽定牛犄角了。他心裏，實在好笑，面子上，又不能不敷衍着道：「我們不要越想越心窄，自己給自己過不去。現在大清早起的，這樣哭々啼々，說着喪氣話，也不像事。我們不如把這話說回來，到在臨時，再爲定奪。也許連我也臨時中止出席，或者我們二人一同

出席，無事歸來，也未可知。總而言之，現在定法不是法，諸待來日以爲標準。我們莫若把這事丟開不談，喜々歡々的，幹我們各自的工作。何必弄這沒有影響的想像，空自傷感呢？這真是何苦了！」

黎太太唏噓哭泣着，依然不歡道：「話固然是這樣的說，但是，大清早一起，是你自己提頭，甚麼危險不危險，死不死，活不活的，隨口亂說，毫無顧忌，不能怪我。據我看來，不管怎樣，這終是一個不祥之兆，說不定也許不是將來，便是應在今天。我想你今天若是趨吉避凶，有先見之明，莫若索性今天不必上衙門了，且在家裏，守上一天，也是一個閉門養拙之道。不然的話，危險臨頭，欲避無從，終成畢去之憾。這是我的意見，你以為是對麼？」

黎光第聽說這意見，恰與自己理想相合，自己正不願今日即此出去，而是願意留在家中，以便觀一個機會施展自己毒辣手段，對待她這一個不識趣的女人。他慨然允許了道：「好，你說別的，我是不以為然，你說這個，恰合我意，我今天就是不出去了，在家裏躲上一天，也未嘗不是避禍之道。這

是正對，正對……」

黎太太見黎光第對於自己，居然服從意見，視爲當然，她禁不起倒高興來了。說道：「你能這樣聽我的話，我自然是後福有望，我們還不致於中道分離。我素來說的話，沒有一句是錯。你既然今天不去衙門，我便要爲你打去電話，請假一日了。」

黎光第笑道：「好罷，任憑夫人，全聽尊便，也就罷了。」老媽子答應出去了。

黎光第看這事諸端妥善，毫無問題了。他躺在牀上，也不能不強打精神翻身起來，若無其事，和黎太太穿衣梳洗，度過這半日的光陰。晚上吃飯之時。黎光第便在黎太太吃的一碗米飯內，做下手腳，他用一小包豆粉末，偷空的拌在太太的熱飯碗內，黎太太並未介意的，大口的便吃下去了。當時甚麼也未覺得，一到半夜，黎太太的肚裏，便開始難過起來了。

黎太太畢竟是一個賢惠的夫人，她肚裏難過，生怕半夜三更，驚動她的丈夫，諸多不便，她決死的忍耐。後來她的難過愈來愈烈，她不能不忍受了，悄悄的去廁所裏大便。這一開始大便，了不得！一次二次的水洩，不可終止。可憐的黎太太，她怕的驚動丈夫，幾次三番的起夜，完全輕手輕腳連大氣也不敢出一出。她又那裏知道，她的丈夫黎光第，始終便未睡熟，他躺在一邊，聽見黎太太輾轉反側，一再起夜，他正私自慶幸，他的毒辣的妙計，居然得售了。

曉揭案答期四十三第賞懸

包包，蓋蓋，對對，數數，罩罩，塞塞，枕
枕，墊墊，漆漆，點點，片片，撓撓，結結，鍊
錢，縫縫，圈圈，捲捲，唱唱，稱稱，捻捻，架
架，撓撓。

答得不錯的讀者諸君，分別將大名列下：

楊柳青戴文秀，李樹森，北京岳中德，北京
惠文茂，天津楊雨人，天津陳鐸，北京蔚家驥，
天津杜俊之。（以上諸君不受酬贈）

天津呂鑑甫，天津何鴻啟，天津孫澤民，天

津王榮慶，北京王繼源，天津林影馳，北京史宗印，北京曲長生

豐潤李文慶，唐山王有毅，北京

京王際新，北京那紀剛，北京楊如懿，山東德縣留智廟張紹棠，

北京沈懷民，北京鄭堃，北京張武，濟南馮伶霞，北京王紫瓊，

北京蔣雪秋，北京王仲秋，天津李子香，北京凌煙。

（以上諸君，答案均在十條
以上，各贈本社獎品一份）

大城劉仲廉，天津王仲民，杜兆儒，天津夏景賢，古治強國寬，天津升寶華，河北三河縣莊鎮吳澤聲，北京王承景，北京劉敏，開平盛勵妹，天津楊鼎聲

天津韓長清，北京趙玉琨，河北

楊柳青潘淑春，天津季奎年，北京汪松月

蘆合宋學齋，天津王冠秋，北京楊祖緒

天津孫華軒，天津孫廷，北京張述芳，天津白玉崑，天津齊志，天津河北萬昌鞋

店，天津李樹芳，天津張澤民，天津華乃誠，天津吳心一，北京關孔彰，天津李長英，天津張道洪，北京張宏善，北京李振甲，北京趙樹林，天津陳長安，天津王松年，綏中陶迺慶，唐山谷守仁，上海楊念本，天津張文彩，北京崔占領，北京楊約翰，北京王達禮，北京茹馥，北京張有力，天津鄭寶貴，北京張有德，天津任桐和，北京馬宏敏，天津王家驥，天津張鳳鳴，北京趙玉麟，天津李毓峯。

（以上諸君答案均在十條以下，只寫佈天名並無獎品）

期七十三第賞懸

—— 媽 風 馮 ——

胡大虎和何小虎到北海島去探險，在島上何小虎掘得一尊金佛，價值鉅萬，他把這古佛，拿給胡大虎去看，胡大虎却愛不釋手，不願還給何小虎，何小虎本來想把這只金佛歸為二人所有，誰想胡大虎却想獨佔，何小虎當然心裡很不滿意，不過因了胡大虎生性蠻橫，不講道理，即使跟他理論，相信絕對不會勝利的。

當他倆歸來的一天，何小虎便把這事告訴了他們的老師谷玉龍，並且要求谷老師評判是非。轉天，谷老師把兩人召到面前詳細詢問掘得古佛的經過。依何小虎說，得到古佛完全憑了他的智慧，但胡大虎却也說是由他一個人的智力所得。谷老師明知道胡大虎想抵賴，可是不便直接揭破他的秘密，便公平的對他倆發話道：「好，這樣吧，我這裡有幾個難題，可以證明你倆誰有智力，我以為你們兩人誰先把這些難題解決了，就可斷定這金佛是誰掘出的。你們以為這辦法如何？」

何小虎當然贊同，胡大虎呢，雖然不願以測驗辦法來判斷這件案子，可是自己又不能示弱，不然谷老師一定要說他抵賴，因此，胡大虎也透着同意的樣子，請求老師測驗。

谷老師便說：「明天白天，你倆各人到我這裡來一次，只要作到了下面的幾個條件，這金佛就是誰的。條件是這樣：

一、不要在上午來，也不要在下午來。

二、來的時候不要步行，也不要乘車。

三、到的時候不要進來，也不要不進來。

四、在門前不要叫我，也不要不叫我。

五、來時不要給我帶禮物，也不要什麼東西都不給我帶。

六、帶來的東西不要交到我的手裡，也不要不交給我。

以上這六個難題，誰能辦得到，這只金佛就算是誰的了。」

諸位讀者，胡大虎對這幾個難題，當然不易作得出，但他可

以要求旁人幫忙，何小虎雖然很聰明，假使他有一條不能作到豈不冤枉？希望諸位幫忙的忙快些給他想一想。

答得相當不錯的，挑選較優秀的三十位贈給本社獎品。

答案請寫在明信片上，答案後面，請註明答者的姓名及詳細通訊處（不受酬贈者，只寫姓名），答案請寄到北京東城新開路四十五號全家福雜誌社交馮風姨收，九月三十日為截止期，本刊

第十期揭曉，並發表答者姓名。

本公司專售
北京 東城
胡同 傳單廣告
文書賬簿
公文表冊
美術鉛印
五色石印
報章書籍
中外鉛字
字印中頤
館印字
電話
各體俱全
工美價廉
文件迅速
定期不悞
九〇 〇三



洛海根

總批發處·天津特三區西錦路
若素製藥公司

票價每瓶三角
各地藥房均售

全家福雜誌第四卷第七期(七月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兼發行者：全家福雜誌社(北京東城新開路四十五號)

印刷者：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定價 零售每冊三角(每月一冊)
(郵費在內)
全年三元
廣告價目另印成表函索即寄



一日千里

不論乘車趁船，出外旅行，請不要忘了攜帶若素，若素可以保護你一路上避免水土不服，以及暈車暈船的弊病，而平安到目的地。

中瓶一元七角五·各地藥房均售
北京東單新開路·若素製藥公司

營養
胃腸
若素

